韓詩外傳

附補逸校注拾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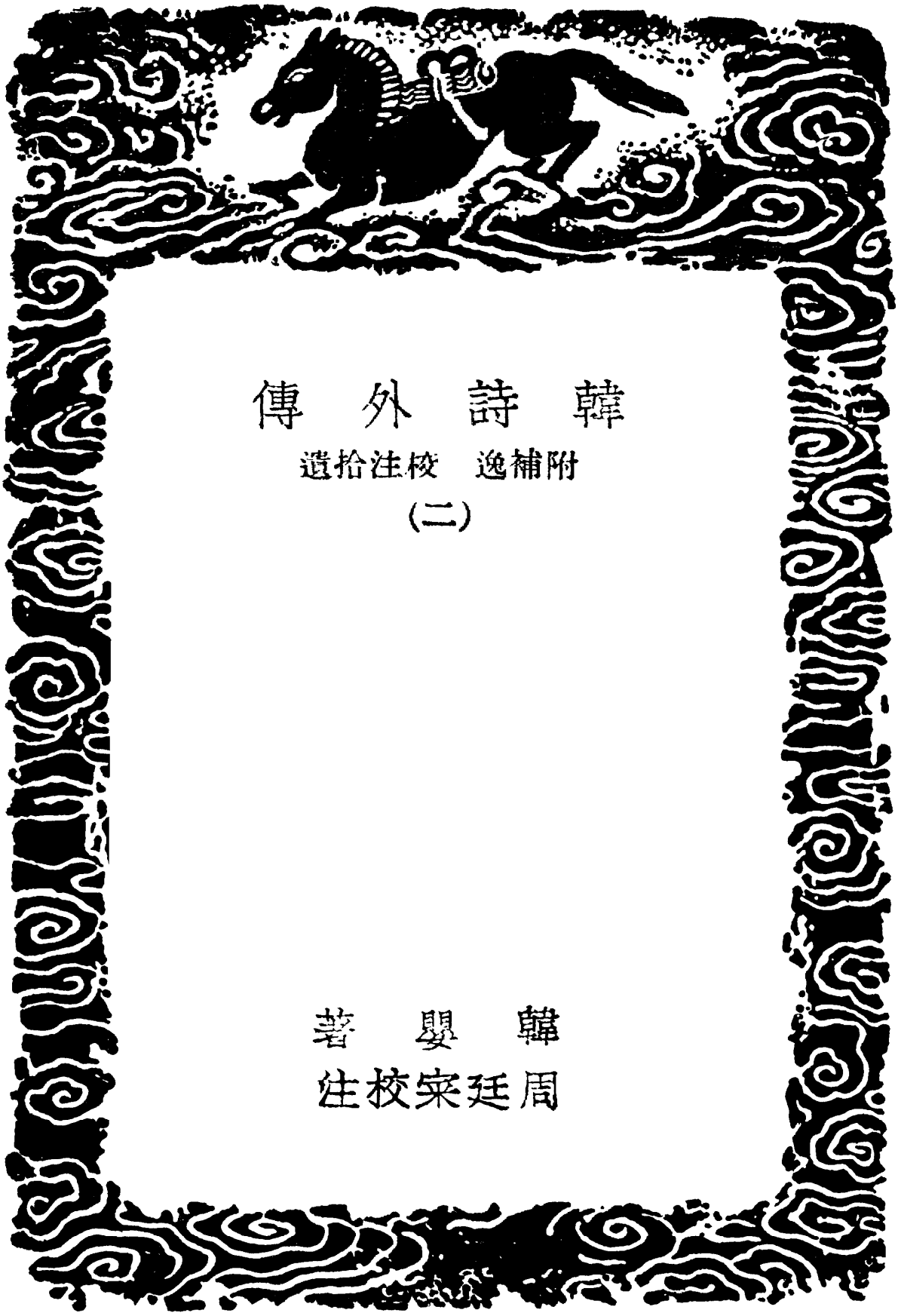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韓詩外傳

遺拾注校　逸補附

(二)

韓嬰　著

周廷寀　校注

韓詩外傳卷第五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貞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變化。雖一作如。趙本作如。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至一作道。趙本作道。校語。本多作至。今從林本通津本。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閒。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趙校語。本多作鼓鐘。今從毛本。

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于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政。強劫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義廢壞。趙校語。義。通津本作儀。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王者之政。賢能不待次而舉。趙校語。次本多作知。今從林本。荀子王制篇同。不肖不待須臾而廢。不肖。荀子王制作罷。不能。須臾。作頃。楊注頃。須臾也。趙校語。荀無臾字。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趙校語。荀有民字。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穆。穆。荀作繆。繆讀爲穆。言使賢者居上。不肖居下。如昭穆之分別也。雖公卿大夫之子孫也。行絕禮義。荀云。不能屬於禮義。趙本作行絕禮儀。校語。荀子作義。下同。則歸之庶人。遂傾覆之。民牧而試之。此五字於上文不屬。疑當在下文士大夫之下。趙校語。此九字當在下須而待之之上。脫在此。遂字衍。雖庶民之子孫也。積文學。文。舊在學下。今從荀子校正。趙校語。舊本作學文。

依荀子乙正身行能禮儀。此儀亦當爲義。荀云能屬於禮義。趙校語荀作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士大夫。傾而待之。傾當從荀子作須。又下文反側之民四字合在此句之上。荀云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也。趙本作須而待之。校語案荀子云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此反側之民譌脫在下而上文作傾覆之民文殊舛錯此須字本皆譌傾毛本強改爲敬字更失攷楊倞云須而待之謂須暇之而待其遷善也。安則畜不安則棄。安下荀并有職字畜養也棄謂投諸四裔之比。趙校語荀有職字正承上文。反側之民。上收而事之。上收上當從荀補五疾二字事謂若矇瞽修聾辨聾瞶司火之屬荀云收而養之材而事之語義視此傳爲備。趙校語反側當從荀子作五疾語方不繆。官而衣食之。官下荀有施字。王覆無遺。王荀作兼趙本作兼校語兼舊作王今從荀改。材行反時者。死之無赦。據荀則此之字爲衍。趙本作死無赦校語舊作死之無赦之字衍依荀刪。謂之天誅。誅荀作德趙校語同。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不能愛其民。而求民親己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民弗爲用。弗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欲不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枉生者也。枉荀子君道篇作是狂下同。悲夫枉生者。不須時而滅亡矣。須荀作胥胥須通滅亡作落趙校語荀子君道篇作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落蓋指艸木爲喻此頗更易其文。故人主欲強固安樂。莫若反己。己荀作民疑彼誤。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及之政。及荀亦作反趙本作反之政。欲修政美俗。俗荀作國。則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今之世而志乎古之世。此世當從荀子作道趙校語荀子作道。以天下之王公莫之好也。而是子獨好之。是子荀並作于是。以民莫之爲也。而是子獨爲之也。抑爲之者窮。趙校語荀此句上有好之者貴四字。而是子猶爲之。而無是須臾怠焉差焉。荀云不爲少頃輟焉趙校語荀上句作不爲少頃輟焉下作曉然屬下句。獨明夫先王所以遇之者。獨明上荀有曉然二字遇作得趙校語遇之荀作得之。所以失之者。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黑白。則是其人也。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與其人爲之。巨用之則

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國。國作敵。荀莫之能御。若殷之用伊尹。周之遇太公。可謂巨用之矣。齊之用管仲。楚之用孫叔敖。可謂小用之矣。巨用之者如彼。小用之者、故趙本無故字。如此也。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而亡。荀云。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車。荀子儒效作輿。下同。則無所見其能。羿天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大儒者。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車固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荀云。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四夷。荀作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居窮巷陋室。居。荀作於。巷作閭。室作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之趙本無之字。國不能與之爭勝矣。箠筈暴國。箠。荀作棰。一齊天下。趙校語。荀作齊一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勳。勳。荀作徵。徵。驗也。趙校語。荀作是大儒之徵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檢應變曲當。檢。當從荀子作險。險。危也。言其持危應變。皆曲得其宜。趙校語。持檢。荀作持險。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稽。考成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利爲隆。是俗人也。逢衣博帶。博。荀作淺。淺帶。博帶也。略法先王、而不足於亂世。本皆脫不於字。今從荀子楊注校補。趙本作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與儒效以足亂世術爲句者異也。術。趙本作略。學雜。術字。荀屬上句而雜下有學雜眞。趙本作謬學雜眞。謬學雜舉字。趙本作其衣冠行爲。己同於世俗。校語。校語此眞字。唯毛本林本遇津本有。而無下其字。其衣冠言行。言行。荀作行僞。恐非。爲己同於世俗。趙本作其衣冠行爲。己同於世俗。校語。荀作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壹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然後接此句。是其字不可省。今本行爲上有言字。從荀刪。爲。荀作僞。荀子一書。凡僞多卽爲字義。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己無異於老墨。而不知分。老墨。荀作墨子。不知分。作明不能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此先。荀作後。趙校語。荀作法後王。楊倞云。外傳作先王。一制度。言行有大法。而明不

能濟。濟荀作齊。趙校語同。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內不自誣。外不誣人。荀云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敬法。敬荀作畏。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也。法先王。依禮義。依荀作統。趙校語同。以淺持博。以一行萬。行荀亦作持。苟有仁義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奇物變怪。奇荀作倚。楊注倚奇也。韓詩外傳云奇物怪變。據此則變當在怪下。趙校語荀作倚物怪變。注引此作奇物怪變。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據援。據援荀作擬。怠擬讀爲疑。怠與怡同。趙本作無所疑。怠校語疑舊本作據。今從林本。怠字各本皆缺。荀子作擬。怠今據補。怠即怡字。張法而度之。張字從荀子校補。趙本作援法而度之。校語援荀作張。奄然如合符節。奄荀作晻。晻與暗同。趙校語奄荀作晻。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趙校語千荀作千乘。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爲臣。三年上荀有後字。天下下有爲一二字。趙校語荀作而後三年。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之伯今從荀子校作而伯。下白同。本或作舉錯。定於一朝之間者。非也。趙本作一朝之伯。校語舊本作則舉錯定一朝之白。毛本通津本作定於一朝之間。亦係臆改。今據荀子改正。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伯矣。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趙本無可謂伯矣四字。校語其命維新下本或有可謂白矣謂五字。元刻無。毛本同。

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莊子天道作桓公。李注齊桓公也。而輪扁在下。漢書古今人表作輪邊。趙校語管子莊子淮南皆以爲輪扁對齊桓公。作而問曰。不審主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眞先聖王之糟粕耳。粕莊子作魄。同酒滓曰糟。爛食曰粕。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爲圓。矩爲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爲所傳、眞糟粕耳。趙校語以爲毛本作則凡。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攷也。攷本或作改。非。趙本作可得而改也。校語改毛本作攷非。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此傳與莊子同而小異。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孔子世家云十日不進。注師襄子魯人。論語謂之擊磬襄是也。家語辯樂師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趙校語初學記云韓詩爲師堂子。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此進世家作益下二句同。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得世家作習下已得其數同。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閒復曰夫子可以進矣。趙本有曰丘已得其意矣未得其人也有閒復曰夫子可以進矣二十二字校語以上共二十二字本皆脫去今約初學記所引補。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世家云已習其志未得其爲人也。有閒曰邈然遠望。趙校語初學記曰字在望字下。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黯然黑。諸本皆譌作默然異今從世家校正。趙本作黯然而黑校語舊作默然異譌今從史記增改。幾然而長。徐廣注詩云頎而長兮據此則幾頎一也。趙校語幾史作頎古通用。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世家云眼如望羊心如望四國。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慇趙本作殷勤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趙校語毛本下條提行起。傳曰、聞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趙本下接紂之爲主一條不另提行。非。

紂之爲主。勞民力。疑有脫漏。寃酷之令。加於百姓。憯悽之惡。施於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願爲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位殷適。趙本作天謂殷適校語天謂本皆作天位今從詩改。使不俠四方。

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交之木。有時而落。物有成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變而已。將以正惡。趙校語本亦作止惡。扶微絀繆。淪非調和陰陽。順萬物之宜也。詩曰、亹亹文王。趙本作勉勉我王校語本多作亹亹文王今從林本通津本。綱紀四方。此傳引詩上句文王下句棫樸舊本相沿並皆如此如前傳引大明使不俠四方亦不從今詩作挾既存異義亦著愼疑本或並改從棫樸者非。

禮者、首天地之體。首一作則。趙本作則。校語則本多作首。今從毛本。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然。是情安於禮也。師云而云。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趙校語別本下有也字。毛本無。是則君子之道。荀子修身作則是聖人也。趙本作則是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天下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反本。反一作返。同。君不知敬長。則民不知貴親。禘祭不敬。山川失時。則民無畏矣。不教而誅。則民不識勸也。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下。則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影響矣。是則兼制天下。則一作以。趙校語是則本多作是以。今從毛本。定海內。臣萬姓之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舍也。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惟則。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桑下。尚書大傳有葉字。同爲一秀。秀。大傳作穗。下同。大幾滿車。滿。大傳及說苑辯物作盈。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句下大傳有和氣所生四字。意者、天下殆同一也。句下大傳有拔而貢之文王之廟八字。比及三年。及一作期。或又作幾。趙本作比期三年。果有越裳。趙本作常。氏、重九譯而越裳氏在交阯之南。大傳亦云以三象重九譯而獻白雉。說苑作三譯。譯。獻白雉於周公。趙本有曰字。校語舊本脫曰字。今據太平御覽四百一引補。道路悠遠。山川幽深。幽。大傳說苑並作阻。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趙校語御覽作周公辭曰。吾何以見賜也。趙校語御覽吾下有子字。非。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黃髮。大傳作黃耇。日讀爲曰。本一作曰。趙本作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大傳云別風淮雨。注淮暴雨之名。說苑云烈風淫雨。文心以爲別列淮淫。字似譌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是也。海不波溢也。趙本作海之不波溢也。

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求說苑作受。大傳云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以薦於宗廟。宋按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言禾下生異莖。上秀合穗。天下和同之象。與此傳所云貫桑者異也。趙校語此句申

說前意耳。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登高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邱山。所見高也。平原廣望。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博也。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趙校語。本或作瘁。癉。今從毛本。

儒者、儒也。儒之爲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朋友之序。此儒者之所謹守。日切磋而不舍也。雖居窮巷陋室之下。而內不足以充虛。外不足以蓋形。無置錐之地。明察足以持天下。大舉在人上。荀子儒效云。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荀云在人下。則社稷之臣也。雖巖趙本作巖。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爾。荀云。雖隱於窮閭漏屋。莫不貴之。道誠存也。如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頌聲可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取謀之博也。

傳曰、天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被躧舄。被下疑脫衮字。視不出閫。新序雜事云。不出禮幄。莽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其當從新序作有。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切也。切一作工。趙本作不。若與衆慮之功也。校語。功。本譌作切。毛本作工。故明王使賢臣輻湊。趙本作輳。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室壞以來。室。一作衰。疑是室。下脫衮字。趙本作自周衰壞以來。校語。衰本多作室。毛本作衰。案壞字疑衍。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趙本作棄書詩。校語。林本作詩書。

略古昔。大滅聖道。專爲苟妄。以貪利爲俗。以告獵爲化。告一作較。趙校語。告獵字疑譌。當謂告訐耳。毛本作較獵。似肊改。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火趙本作大。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遏奪相攘、爲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嚚頑無禮。而肅敬日損。損本或作益。非。趙本作益。淩遲以威武相攝。妄爲佞人。不避禍患。趙本作不避患。禍。校語。林本作禍患。此其所以難治也。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誘民孔易。非虛辭也。

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爲君子。此與董子卵待復而爲雛、繭待繅而爲絲、性待教而爲善、指喻略同。然董子以善爲人之繼天而成於外者。而性未可爲善。此傳正言性善。而率性脩道。則在人爲。蓋其說視董子尤粹矣。趙本作則不成君子。校語。毛本成下有爲字。詩曰、天生蒸民。其命匪諶。趙本作天生烝民。其命匪訧。校語。烝一本作蒸。訧本皆作諶。今從詩改。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智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爲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趙校語。史通史官建置篇引。人吏作太史令。御覽二百三十五引亦同。似與此不合。當前決意。一呼再喏者。喏。古文諾。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危亡之主。以隸爲佐。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慧。趙本作惠。校語。慧同。相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

愼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趙本作以無倍無側。校語。本皆作時無背無側。今從詩改。爾德不明。以無倍無卿。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國。國本一作樂。誤。今從後傳校正。說苑尊賢亦作國。宜治之民。宜。劉作恆。得賢則昌。不肖則亡。不肖。當從後傳作失賢。劉作失之。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襲蹈其所以安存者。襲蹈。劉作襲迹。則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逮於前人。趙校語。卻本或作欲。逮本或作遂。今案此文亦見第七卷。據改正。下亦當有也字。大戴保傅篇。新書胎教篇。亦同。鄙語曰、不知爲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誡。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榮。趙本作熒。校語。熒舊作榮。非。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

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水。荀子致士作川。龍魚作魚鼈。生作歸。深下無廣字。山林茂盛。茂下。荀亦無盛字。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修明。荀作備。懷亦作歸。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此禮當從荀作義。能以禮扶身。扶。荀作挾。楊注。挾讀爲浹。謂浹洽也。案。扶。護也。言以禮自護。則貴名自揚。自揚。荀作白。天下順焉。趙校語。順本或作願。今從林本通津本。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也。趙本作夫此之謂矣。校語。本或作也。今從毛本。

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齊。荀子非相作矜。立作莅。趙校語。荀子非相篇。作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待之。待。荀及說苑善說作持。趙校語。持。荀作持。辟稱以喻之。辟。荀。劉並作譬。同。別字。從荀。劉校補。明。荀作喻。趙校語。舊喻。荀作明。劉作諭。分別以明之。本無別字。今從荀子增。喻與明。荀子互易。歡忻

芬芳以送之。芬芳、劉作憤滿。疑非。荀惟以芳爲蕕也。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恆無不行矣。行荀作受。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愼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蒸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羣生甯。如是而天道得矣。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四句道德經下篇文。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此傳亦兩引桑柔及周頌酌詩。言相養之至於晦也。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趙本作春秋冬夏。校語本皆作春夏秋冬。今依禮記孔子閒居改。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峻大雅崧高本作駿。孔子閒居引亦作峻。趙本作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藩。藩詩禮並作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名。名禮作聞。趙校語同。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矢禮引江漢作弛。洽作協。弛矢皆施也。協洽皆和也。此大王之德也。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哉。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鰈舊作鰈。誤。爾雅釋地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郭注。今水中所在有之。江東又呼爲王餘魚。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鶼。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釋地有云。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山海經云。崇吾有鳥。狀如鳧。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郭注。比翼鳥也。爾雅作鶼鶼。然則是物。四南並有之也。西方有獸名曰蹷。前足鼠後足兎。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距虛。其性非能蛩蛩距虛。將爲假之故也。釋地又云。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蹷。郭注。

呂氏春秋曰北方有獸其名爲蹷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然則邛邛岠虛亦宜鼠後而兔前前高不得取甘草故須蹷食之今雁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共行土俗名之爲蹷鼠蹷本一作蹶蛩邛距岠並古通距一作巨夫鳥獸魚猶相假而況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爲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於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穽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往以蟲趙本作中垢闇行也

福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爲天子不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墳新序雜事作眞荀子注引作墳趙校語御覽四百四引作大顛案古今人表作大填此墳字疑譌顓頊學夫錄圖錄序作綠古今人表同趙校語御覽作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宋按荀子大略堯學於君疇舜學乎務成昭新序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附人表亦云尹壽堯師此傳蓋文倒也藝文志小說家有務成子十一篇尹君壽疇附昭所傳聞異附與附通禹學乎西王國大禹生於西羌四王國四羌之賢人也湯學乎貸子相貸序作威荀注引作成相作伯文王學乎錫疇子斯錫疇序作鉸時荀注序無鉸字斯作思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序云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未知孰是虢郭古通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名趙本作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德也者包天地之大大一作美趙本作美校語一本作大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時之調調一作周皆本作周校語本多作調毛本作周覽乎陰

陽之交。覽一作臨。趙校語。覽毛本作臨。寒暑不能動也。趙校語。本多脫也字。毛本有。四時不能化也。斂乎太陰而不涇。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毅疾而神。毅一作務。趙校語。毅本多作務。今從毛本。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至精一作競。趙校語。至精而妙本多作競。清而福。今從毛本。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如歲之旱。草不潰茂。趙校語。本多作莫不潰茂。下同。今從毛本。唐本。然天勃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也。王政怵迫使不得見。使一作而。趙本作而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在下疑有脫字。彼躍烏。說在前傳。彼。蓋被之譌也。視不出閤。閤前傳作闔。未知孰是。趙校語。閤前作闔。趙本作被。而天下隨。而上亦疑脫動字。倡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以應哉。詩曰、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荀子君道無之所二字。君者、何也。曰羣也。羣上荀有能字。爲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曰善生養人者。此人字從荀子校補。趙校語。本多作善養生者。譌。今依荀子君道篇改增。此下亦作生養。故人尊之。尊荀作親。善辯治人者。辯荀作班。故人安之。善設顯人者。設在顯下。當從荀子。趙本作善顯設人者。校語。舊本顯設倒。今依荀子乙。故人親之。親荀作樂。善粉飾人者。粉荀作藩。趙校語。荀粉飾作藩飾。故人樂之。樂荀作榮。四統者具而天下往之。具荀作俱。往作歸。四統無一。而天下去之。往之謂之王。去之謂之亡。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夫省工商。衆農人。謹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治理。治理荀作法度而公。是所以辯治之也。決德而定次。決荀作論。量能而授官。賢以之爲三公。賢上荀有上字。以之爲諸侯。此以當爲次。荀云。次賢也。次則爲大夫。次荀作下。賢大夫上有士字。下有是所以顯設之也。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琱琢刻鏤。皆有等差。二十四字。諸本皆脫。趙本作是所以顯設之也。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琱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粉飾之也。校語。舊本是下脫二十五字。今據荀子補。是所以粉飾

之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稱其能。（稱。荀作聘。）得其意。（意。荀作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文下。荀有章字。）累味而備珍。（累。荀亦作重。備作成。珍下仍有備字。）則聖人所以分賢長。（長。當從荀子作良。趙本作愚。）明貴賤。故道得、則澤流羣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羣生。則下安而和。福歸王公。則上尊而榮。（尊上。本或脫上字。）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頌聲之所以興也。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聖人養一性而御大氣。（趙校語。疑六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出。（趙校語。後漢書謝該傳。注引。不出作不能出。下不返作不能反。）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亦能出。往而亦能返。（亦字舊作不。誤。）通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孔子侍坐於季孫。（侍坐。家語正論云適。）季孫之宰通曰。（通。家語作謁。宋按。下云告宰通。則通自是宰名。與家語異。）君使人假馬。（家語云。君使人求假於田。）其與之乎。（趙校語。皇侃論語疏七引。乎上有不字。）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新序雜事。無此曰字。衍文也。）正假馬之言。（趙本作孔子正假馬之言。校語。皇疏作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舊本孔子下衍曰字。疑是一字誤。）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趙本有名正也三字。）

凡傳三十有三。

韓詩外傳卷第六

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被一作解。趙校語。毛本作解。）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齊桓公見小臣。（小臣。穉也。呂覽愼大。新序雜事。並云。趙校語。呂氏下賢篇。韓非難一。新序雜事五。皆作小臣穉。）三往不得見。（呂劉並云。一日三至。）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臣也。（趙校語。韓非云。處士。）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呂云。士驚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驚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祿爵。吾庸敢驚霸王乎。驚。序作傲。同。）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趙校語。新序文略同。）

賞勉罰偷。（勉。荀子君道作克。）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其分職。考其事業。（考。荀作序。）較其官能。（較。其。荀作材技。）莫不理法。（理法。荀作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公義立。（立。荀作明。）而私事息。如是則持厚者進。（持。荀作德。）而佞諂者止。（諂。荀作說。）貪戾者退。（戾。荀作利。）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周制。荀作書。案按此夏書引政典云爾。未得爲周制也。）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及。荀作逮。死。並從書作殺。）人習事而因人之事使。（習下。荀有其字。因。作周。事使。作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相錯也。（錯。荀作借。下仍有官字。）故曰、職分而

民不慢。（慢荀作採）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羣下百吏（羣荀作臣）莫不修己。然後敢安仕（仕荀作正）成能（成荀作誠）然後敢受職。小人易心（此易荀作變）百姓易俗。奸宄之屬（奸宄荀作姦怪）莫不反慤。夫是之爲政教之極。則不可加矣。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趙本作猷。校語。猷本皆作猶。今從詩改）敬愼威儀。惟民之則。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趙本有甚易二字。校語。此二字本皆脫。據文選籍田賦注引補）草萊甚辟。（田疇下。家語辯政有盡易二字。辟下有溝洫深治四字。）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家語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偸。入其庭。甚閒（庭下。家語重一庭字。閒上有清字。下有諸下用命四字。）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古者有命民（趙校語。尚書唐傳作古之帝王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趙本作民之有能。校語本皆脫。據御覽六百三十七引補。）憐孤（孤一作幼。）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趙本重乘飾車駢馬五字。校語。舊本無此五字。案文義當有補之。）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彊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君（趙本作是唐虞。校語。舊作是君。譌。據御覽改。）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趙校語。御覽作民莫敢犯也。）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趙本作告爾人民。校語。告本多作質。案詩攷引作告。今據改。說苑脩文篇亦同。）

天下之辯、有三至五勝。而辭置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輸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夫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

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然後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所不爲也。故理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爲而後息。不能無害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吾語子。夫服人之心。荀子非十二子云。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幽人。幽。荀作窮。勇猛強武。荀云。剛毅勇敢。不以侵人。侵。荀作傷。說苑敬愼作勝。齊給便捷。便捷。荀作速通。說苑云資給疾速。不以欺誣人。欺誣。荀作爭先。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上知。荀作能。下知作德。說苑云。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出。亦當從荀作遇。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老、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荀云。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道。荀作導。裕。作容。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曠然。荀作恢然。而作如。如而古通。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趙本作承承。校語本皆作繩繩。據詩攷引改。萬民靡不承。

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賢者、則愛親而敬之。愛親。荀子臣道作貴。遇不肖者、則畏疏而敬之。畏。荀無畏字。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愨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之質也。仁。荀作忠信爲質。下有端愨以爲統。禮義以爲文。十字。義以爲理。義。荀作倫類。開口無不可以爲人法式者。荀云。喘而言。臑而動。而一可以爲法。則。楊注。臑與煖同。一。皆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問者曰。賈誼新書先醒篇云。懷王問於賈君。懷王漢文帝少子。梁王揖也。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醒。讀曰星。趙本作曰。猶言先醒也。校語。本皆脫曰字。案賈子先醒篇。係懷王問賈君答。則此當有曰字。今補。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治趙本無此字。亂之所由。補亂下仍有存亡二字。眊眊乎其猶醉也。眊眊乎。書作純純然。趙校語。眊眊。賈子作忳忳。故世主有先生者。生當讀爲醒。下皆同。書並作醒。趙校語。三生字。賈子俱作醒。此似譌。下並同。有後生者。有不生者。昔者楚莊王謀事而居。居當作當。趙校語。疑當。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王何爲有憂也。莊王曰。吾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書云。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中君也。而有友者伯。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新序雜事云。足己而羣臣莫之若者亡。以寡人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及於寡人。是以憂也。莊王之德。宜君人。威服諸侯。書云。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日猶恐懼。思索賢佐。索。書作得。此其先生者也。謂先寤所以存亡也。昔者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吾知其所以亡矣。趙校語。新序雜事五。無其字。御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書作百人。數無不曰。吾君麗者也。吾發言動事。書作發政舉吏。朝臣數百人。書作千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外內不見吾過失。是以亡也。於是改操易行。改操。書作革心。安義行道。不出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謚爲昭。謚上當有卒字。趙校語。賈子有公字。此其後生者也。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昔郭君出郭。郭。書作虢。趙校語。賈子作出走。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饑。趙本作飢。下同。欲食。御者進乾脯粱糗。乾。書作糒。曰。何備也。備。書作給。御者曰。臣儲之。曰。奚儲之。御者曰。爲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諫也。趙校語。不以疑倒。御者曰。君喜道諛。喜道。書作好諂。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太賢。曰。夫賢者所以不爲存而亡者。何也。書云。賢人之所以存也。亡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獨賢。趙本作君獨賢。校語。舊本無。案文義補。是以亡也。郭君

喜。此三字從新書校補。趙本無喜字。校語郭君二字舊本無。案文義補。伏軾而歎。伏書作據。軾作式。式軾古通。曰。嗟乎。夫趙校語夫本作失譌。今改正。賢人者如此乎。書云賢罔若是苦耶。於是書云徒行山中。身倦力解。枕御膝而臥。御自易以塊。塊舊作備。譌。今從新書校正。趙本作備。疎行而去。疎行。閒行也。書作逃行。身死中野。爲虎狼所食。此其不生者也。此已亡矣。猶不寤所以存亡。故先生者。當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復。宋昭公是也。不生者、死中野。書云。枕土而死。爲虎狼所食。郭君是也。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趙本無此十二字。校語此下各本衍有先生者後生者有不生者共十一字。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田常弒簡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六月。獲麟絕筆之後。乃盟於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新序義勇云。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序作石他人。趙校語新序義勇篇作石他人。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舍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然上序有雖字。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生下序有於字。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句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石先生之謂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繆公困於殽。疾據五羖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趙本有公字。校語舊脫。今補。與秦齊一例。困於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句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湣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湣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荀子勸學篇文。楊注。瓠巴伯牙。並不知何代人。列子云。瓠巴鼓瑟。鳥舞魚躍。又云。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然則瑟琴一也。書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白虎通云。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若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卒。讀曰猝。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湣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趙校語。以緜駒爲揖封。以高唐爲高商。與孟子異。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二句亦勸學文。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趙校語。本或無次魯字。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蓺、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孔子曰。家語致思。以爲孔子謂伯魚也。可與言終日。言家語作人。說苑建本同。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身。家語作容。是。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宗。說苑家語並作先。趙校語。說苑建本篇。家語致思篇。皆上句作先祖。下句作族姓。而可以聞於四方。家語云。顯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家語云。流聲後裔。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所字疑衍。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

王者必立牧方二人。二說苑君道作三。譙。使闕遠牧衆也。趙本作三人。校語。三人舊本作二人。譌。案方三人。四方。故十有二牧也。今據續漢書百官志五。劉昭注引改。又使字上有所以二字。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寃。說苑云。有獄訟而失職者。趙校語。劉昭注引作獄訟而寃失職。下同。今此失字。乃屬下句。失賢而不舉者。說苑云。有賢才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噫。趙校語。劉注作意。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何如。趙本作如何。校語。舊倒。今據劉注乙。乃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

楚莊王伐鄭。鄭之役也。事在春秋宣公十二年公羊傳。趙校語。新序雜事四。有克之二字。鄭伯肉袒。左把茅旌。茅旌。祭祀所用斷者曰籍。不斷曰旌。新序雜事云旄旌者。非也。右執鸞刀。以進。進傳作逆。說苑作迎。言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陲傳作垂。陲垂古通。以干天禍。猶云天譴也。本皆譌作大禍。今從公羊校正。趙校語。舊譌作大禍。今依公羊宣十二年傳文改。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王曰。君之不令臣子。趙校語。之舊譌子。據兩書改。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受節。傳云。莊王親自手旌。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麾傳作撝。退說苑作還。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斯役死者數百人。艾草爲防者曰斯。汲水漿者曰役。役下傳有扈養二字。斯說苑作斯。斯亦古通。今克而弗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杅不穿。杅。飲水器。說苑作盂。同。皮不蠹。不出於四方。以是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以是下。說苑有見字。傳云。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君子。校語。舊脫見字。依新序補。公羊作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趙本作見。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舍。傳作赦。祥。作詳。趙校語。兩書作赦。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身。何取之有。取。傳作曰。趙校語。兩書作曰。既晉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之。之傳作諾。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彊國也。道近兵銳。兵銳。說苑作力

新楚師奄罷。奄傳作淹。奄與淹通。罷作病。說苑作疲勞。趙校語。公羊作楚師淹病矣。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彊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桴說苑作枹同。而鼓之。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莊王曰、噫、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佚晉寇。退傳亦作還。佚過也。說苑作軼。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道荀子不荀作韜。正言直行。荀云正義直指。指人之過。指荀作舉過。下有惡字。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趙本作馳。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卽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仗趙本作杖。下同。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趙本無咄字。校語。舊本顧字下亦有一咄字。御覽四百三十六引無。今刪。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仗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趙本作君不朝服。校語。舊脫君字。據御覽補。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趙本作君之衣。校語。衣舊作服。據御覽改。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鞠而坐。吾君單鞠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鞠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圃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

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淩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閒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衞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

孔子行之宋也說苑雜言家語困誓並云簡子將殺陽虎說苑云匡簡子家語亦以爲匡人然則簡子匡邑大夫也趙校語說苑雜言篇作孔子之宋匡簡子云云家語困誓篇匡下有人字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家語云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俗者乎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子歌我和若諸本子我二字文倒今案從說苑由歌予和汝校正趙本作由歌予和若校語舊本作我歌子和若譌說苑作由歌予和汝今據改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家語云匡人解甲而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爲也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爲民父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殖盡於己而區略於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而不奪厚施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不善惕然掩之有其過而兼包之授衣以最授食以多法下易由事寡易爲是以中立而爲人父母也築城而居之別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親尊親尊故父服斬縗三年爲君亦服斬縗三年爲民父母之謂也

事彊暴之國難使彊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寶單而交不結約契盟誓契荀子富國作信則約定而反無日反荀作畔割國之疆垂趙本作強乘以賂之疆垂猶言邊隅也垂與陲通本皆譌爲疆乘今從楊倞注荀校正疆垂荀作錙銖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

順（順荀作煩）其侵之愈甚。必致寶單國舉而後已（寶荀作賓。單與殫通）。雖左堯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免者也。故非有聖人之道持（趙校語當作特）以巧敏拜請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矣。故明君不道也。必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禮義節奏齊乎朝（節上荀無禮義二字）。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平乎下（平荀作形。此二句儒效文富國但云百事齊於官。衆庶齊於下也）。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故近者競親。而遠者願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薰炙之（薰荀作暴）。威強足以一齊之（一齊荀作捶笞）。則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如赤子歸慈母者。何也。仁行（趙本作形）義立。教誠愛深。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寢上新序雜事有見字。趙本作見寢石。校語本脫見字。據新序雜事四補）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彎序作關）。沒金飲羽（沒金序作滅矢）。下視知其爲石（趙本作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校語新序躍作摧）。石爲之開（呂氏春秋亦云。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誠乎虎也）。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償（償序作隨。趙校語同）。中心有不全者矣（趙校語新序心作必）。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於外也（趙校語新序作誠德之至。已形於外也。此似有衍文）。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昔者、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趙本作既葬五日。校語舊脫既字。據御覽百九十二引補）。襄子興師而次之（次當從新序雜事作伐。趙本作攻之。校語攻舊譌次。亦據御覽改正）。圍未帀（帀序作合）。而城自壞者十丈（丈序作堵。趙校語新序四作十堵）。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者（趙本無者字。校語舊有者字。衍）。是天助之（趙本無之字。校語舊有之字。衍。俱依新序刪）也。君曷爲而退之。襄子曰。吾

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危。（危序作利非趙本作利）不厄人於險。（厄序作迫趙本作利）使其城、（趙校語新序作使之城御覽下有成字今不從）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趙校語此八字文有脫誤）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何謂道德之威。曰禮樂則修。分義則明。舉措則時。愛利則刑。（刑當從荀子強國作形下不刑同）（趙校語荀子彊國篇作形）如是則百姓貴之如帝王。（帝下荀無王字下云高之如天）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加而威行。是道德之威也。何謂暴察之威。曰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措則不時。愛利則不刑。然而其禁非也暴。（趙校語荀作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繁審。（案荀子繁字當在罰下繁亦重也趙本無繁字校語審上舊有繁字今依荀子刪）其刑罰而信。（句趙本作刑罰重校語舊無重字依荀子補）其誅殺猛而必。（句趙本作其誅殺猛而必闇荀作黯然字從荀校補趙本作其誅殺猛而必闇如雷擊之校語闇舊作闇譌案荀子作黯然與塡然同是闇當作闐音義同塡）如牆壓之。百姓劫則致畏。怠則傲上。（怠荀作驁傲作敖敖傲古通）執拘則聚。（聚荀作最最亦聚也）遠聞則散。（遠聞荀作得閒趙校語荀作得閒則散此似譌）非劫之以刑勢。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是暴察之威也。何謂狂妄之威。曰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姓讙譁。（讙荀作喧）則從而放執於刑灼。（荀云執縛之刑灼之趙校語譁荀作放下作則從而執持之刑灼之）不和人心。悖逆天理。是以水旱爲之不時。年穀以之不升。百姓上困於暴亂之患。而下窮衣食之用。愁哀而無所告訴。比周憤潰以離上。（憤荀作賁楊注賁讀爲憤然則賁憤亦古通也）傾覆滅亡。可立而待。是狂妄之威也。夫道德之威。成乎衆強。（趙校語荀作安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效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詩曰、昊天疾威。（趙校語毛本昊作旻）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新序云西河也。晉平公。說苑尊賢作趙簡子。趙校語。說苑尊賢篇作趙簡子。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新序作固桑。說苑作古乘。趙校語。文選注凡四引皆作蓋胥。說苑作舟人古乘。新序雜事一作固桑。漢書古今人表同。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海序作漢。玉出於崑山。崑序作昆。昆同。無足而至者。猶主君之好也。猶由通。趙本作由。校語。由本或作猶。古通用。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賦。序作租。說苑作征。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說苑云益之滿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說苑云去之滿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趙校語。選注。趙校語。引無次門字。亦選注亦作矣。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趙本作就。

凡傳二十有七

韓詩外傳卷第七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按說苑修文。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則親字當在喪下。疑此文倒。兼脫下句。趙校語。說苑修文篇作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趙校語。文選陶徵士誄注。引有之字。與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趙本作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校語。舊無田字。據文選注引補。又下重作宜。案重字當有。宜字屬下句。王忿然曰。趙本作宣王忿然曰。曷爲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趙校語。說苑有位字。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爲親也。趙校語。文選注作。凡事君者亦爲親也。宣王悒然作邑邑。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愼無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調。說苑奉使云。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溼。絃有緩急。柱有推移。說苑作宮商移徙。不可記也。使者曰。請借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說苑云。吉凶憂患不可豫知。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趙校語。文選廣絕交論注。引鼓瑟作鼓琴。文多不同。不可爲據。故王之使人。必愼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此大雅烝民之詩。說苑引作莘莘征夫。則以爲小雅皇華也。莘莘亦與今詩駪駪文異。趙校語。說苑奉使篇引莘莘征夫。

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事在漢書。剛通傳。當曹相國爲齊相也。曹相國。高祖功臣。平陽侯參也。齊相謂相齊悼惠王。客謂匱生曰。匱生。剛生。謂通也。蒯匱疑古通。趙校語。匱生即蒯通也。匱音近蒯。事見漢書通傳。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爲之先。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於里母。里母曰。安

行。顏注安徐也趙校語漢書作汝安行。今令姑呼汝。傳云我今令而家追汝矣。即束蘊請火。去婦之家。蘊傳作緼緼亂麻也蘊聚草以燕火也義得兩通去婦之家作亡肉家趙校語蘊漢書作緼亂麻也下同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故里母非談說之士。束蘊請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所感。所傳作相事有可適。可適文倒當從傳作適可趙校語漢書作物有相感事有適可何不爲之先。匱生曰。愚恐不及。然請盡力爲東郭先生梁石君。束蘊請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將何娶焉。相國曰。吾亦娶其終身不嫁者耳。匱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於是曹相國因匱生。束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傳云皆以爲上賓也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有趙本作右下同之有之。君子有之。

傳曰、鳥之美羽句喙者。喙疑當作喙趙本作喙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孔子困於陳蔡之閒。困荀子宥坐作厄即三經之席。即說苑經言亦作席七日不食。荀作不火食呂覽孝行作不嘗食藜羹不糝。荀作糂楊注糂與糝

同。呂覽審分。又作斟。家語。在厄。作充。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賊。賊。當從荀劉作禍。趙本作賊。天報之以禍。校語。一作賊非。今夫子積德累仁。荀云。累德積義。家語。又以累仁爲懷義。爲善久矣。善。疑當作日。意者尚遺行乎。尚本作當。今從說苑校正。趙本作意者尚有遺行乎。校語。本作意者當遺行乎。譌。據文選劉楚王問辯命論兩注引改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爲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刳心而死。刳。諸家並作剖。子以義者爲聽乎。義。諸家作諫。則伍子胥、何爲抉目而懸吳東門。趙校語。當時說士所爲。每不細考前後。子以廉者爲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爲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爲用乎。則鮑叔、何爲而不用。說苑云。鮑莊也。荀作關龍逢。葉公子高、終身不仕。仕。劉作顯。鮑焦、抱木而泣。泣。劉作立枯。趙校語。說苑雜言篇。作鮑焦抱木而立枯。子推、登山而燔。燔。劉作焚。死。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趙本作命。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爲天子。其遇堯也。傅說負土而版築。以爲大夫。劉云。立佐天子。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僮。劉作媵臣。呂覽以莘爲侁。負鼎操俎、調五味。呂覽云。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爚以爚火。爨以爨。假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而立爲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趙校語。自。說苑作膠。曰。此脫誤。以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牛。說苑伯下有氏字是。舉爲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邱於天下二字。趙校語。於上有脫文。說苑作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劉作闔廬。閭與廬通。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伯讀曰博。廣韻。以伯樂爲博勞云。古有博勞。善相馬也。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茝。荀作芷。芷與茝同。劉作芝蘭。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閒。人莫見之。故不芬。荀云。非以

無人而不芳。趙本作不以人莫見之故不芬。校語不以二字舊本脫。案文義補。荀子宥坐篇作非以無人而不芳。家語在厄篇作非爲無人而不香。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荀子憂在困下。疑倒。校語毛本憂與困互易。趙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聞劉作知。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亦何位之有。劉云。又何官得治乎。桀殺關龍逄。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逄無知。而趙本無而字。王子比干不慧乎哉。不慧。劉作無惠。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務。劉作疾。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趙本作尺。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趙本作涕泣。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莊子寓言。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逮洎。皆及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雍。雍與饔同。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新序雜事云。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趙校語。墨御覽六百三引作秉。從君之過。而案新序當云從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疑此從下而下文脫。趙本作從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校語。舊本無之後司君書之六字。據御覽補。新序雜事一。亦有。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効也。成。序作效。効作得。趙校語。新序成作效。効作得。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趙本有也字。校語。舊無也字。據御覽四百九十一引補。簡子曰。大夫皆無罪。皆疑。當從序作反。昔者、吾有周舍有

言曰。（上有序作友。趙本作吾友。）千羊之皮。（千序作百。）不若一狐之腋。衆人諾諾。（序作唯唯。趙本作衆人之諾諾。校語之字舊無。案當有。）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默而亡。（默默序作昏昏。）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此下疑脫詩辭。）

傳曰。齊景公問晏子。爲人何患。（人當作國。韓子外儲說說苑政理並以爲桓公問管仲也。趙校語案韓非外儲說右上說苑政理篇皆作桓公問管仲。惟晏子問上篇與此同。爲人作治國。）晏子對曰。患夫社鼠。景公曰。何謂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灌之恐壞牆。（恐敗其塗。）燻之恐燒木。此鼠之患。今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要利。（爲勢重以收利於民也。）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比周蔽惡於君也。）君又并覆而育之。此社鼠之患也。景公曰。嗚呼。豈其然。（趙校語晏子無景公曰八字。下亦晏子語。）人有市酒而甚美者。（韓云。宋之酤酒者莊氏。）置表甚長。（置表。縣幟也。）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其故。（里人。謂其所知長者楊倩。）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器而欲往者。（持。劉作挈。韓云懷錢挈壺甕。）狗輒迎而齧之。（韓云。迎而齧之。說苑齧作噬。）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左右者爲社鼠。用事者爲惡狗。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子罕。樂喜也。宋按左氏春秋。樂喜爲司城以爲政。在平公十二年。魯襄公九年也。平公在位四十四年。乃薨。當魯昭公十年。不得有子罕。期年出君之事。蓋韓子外儲說誣也。趙校語。此子罕。非樂喜。）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之行。夫爵祿賞賜。舉（韓云。慶賞賜與。疑此祿字衍。舉。當爲與。趙本作在君之行。夫爵賞賜與。校語。舊本爵下衍祿字。與譌作舉。案韓非外儲說右下作慶賞賜予。淮南道應訓作爵賞賜予。今據刪正。）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刑。韓作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惡。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

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趙校語。去。韓非作劫。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爲我作。不卽我謀。

衞懿公之時。事在春秋閔公二年。有臣曰洪趙本作宏。下同。演高誘讀演爲酌。者。受命而使未反。而狄人攻衞。於是懿公欲興師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貴而有祿位者。鶴也。所愛者、宮人也。亦使鶴與宮人戰。余安能戰。遂潰而皆去。狄人至。攻懿公於滎趙本作熒。澤。衞都河北。爲翟所敗。東徙渡河。此滎澤當在河北也。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洪演至。報使於肝。辭畢。呼天而號。號。呂氏春秋仲冬紀作啼。哀止。呂及新序義勇。並云盡哀而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呂云。臣請爲祿。祿。劉作表。於是遂自刳出腹實。呂云。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劉云。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乃死。桓公聞之曰。衞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衞於楚邱。如洪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捷其君。呂云。殺身出生以徇其君。趙校語。呂氏春秋忠廉篇捷作徇。非徒捷其君。又令衞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矣。詩曰、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孫叔敖遇狐邱丈人。荀子堯問云。繪邱封人。說苑敬愼。但作老父而不著地名。狐邱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患。列子說符作怨。子知之乎。孫叔敖蹙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邱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謂處官久而驕人也。官大者主惡之。謂位尊而擅權也。祿厚者、怨歸之。謂其不知足也。此之謂也。孫叔敖曰。說苑並爲老父語。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邱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說苑君道。作明主。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志。劉作意。三曰聞天下之至道。

道。劉作言。而恐不能行。昔者、越王句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南。劉作九。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爲上戮。劉云。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草。穀也。劉作軍。非。城濮之役。晉師三日館穀。此蓋所傳聞異也。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劉云。桓公得管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薦之先祖。桓公四面而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趙校語。此句有脫誤。案。說苑君道篇云。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此段當補入。方可接下文。桓公曰。曰上劉有贊字。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句踐、觀之。三權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此句小旻詩文。蓋傳者錯引入小宛也。趙校語。林本無此句。如履薄冰。此言文王居人上也。文本一作太。疑當爲明。趙本作此言大王居人上也。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王后。說苑復恩作美人。趙校語同。后挘冠纓而絕之。挘。劉作援。言於王曰。今燭滅。有牽妾衣者。妾挘其纓而絕之。願趣火視絕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上。劉有今日二字。不絕纓者。不爲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於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劉云。晉與楚戰。有人常爲應行。應。當爲前。劉云。在前也。五合戰。五陷陣卻敵。陷陣。劉作奮首。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子何爲於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當時宜以肝膽塗地。負日久矣。負。當作爲。劉云。用頸血湔敵。未有所効。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尚可爲王破吳而強楚。詩曰。有漼者淵。萑葦淠淠。

言大者無不容也。

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冶。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說苑尊賢云。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據此則是當作至。棲下脫閔王二字。今從劉校補。說苑惟齊趙之齊字誤。當作魏。趙本作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魏齊至之。於是興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校語。舊本無而字。作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譌誤不可讀。據盧辯注大戴保傅篇引改正。大戴及賈子胎教篇。皆作自齊魏至。上並有而字。於是及閔王。舊本皆脫。據兩書補。燕之地。計衆之當從說苑作校。大戴禮保傅作支。趙校語。燕汁支猶計衆。趙本作燕支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所以信燕至於此者。兩書作意。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蹈其所以安存。則未有以異乎卻走而求逮前人也。趙校語。自故無常安之國至此。已見第五卷。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尚如是厚也。而況當世之存者乎。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

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讓其友。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狡兔。兔下新序雜事有曰東郭逡四字。盡一日而走五百里。盡序作蓋。里下有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十七字。疑此脫。使之瞻見指注。瞻序作遙。注作矚。矚注古通。雖良狗猶不及狡兔之塵。若攝纓而縱紲之。攝纓序作躡迹。紲作緤。句下序有使之遙見而指焉則雖東郭逡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緤與二十八字。此疑亦有脫。瞻見指注與。而縱紲之。則狡

兎亦不能離也。今子之屬臣也。攝纓緌緌與瞻見指注與。校語。則狡兎以下十九字舊本脫去。據新序雜事五補。詩曰。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宋燕相齊見逐。宋燕說苑尊賢作宗衛。趙校語。戰國齊策。宋燕作管燕。下陳饒作田需。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趙校語。文選苦熱行注引作田饒等。二十六人。陳劉作田。同。六作七。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宋燕曰。夫失諸己。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稷。斗。劉作升。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劉云摭。以相擿。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綾。劉作素。縠作繡。靡麗於堂。於堂。劉作堂楯。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譬。趙本作譬。猶。校語。舊倒。今乙。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新序雜事。所載燕相事。亦與此略同。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傳曰。善爲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爲政者。使情厭性。使陰勝。趙本作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鞠而不信。信。讀曰伸。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羣生皆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亡救。故緩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爲治。詩曰。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子質。韓子作陽虎。外儲說云。陽虎去齊走趙。說苑復恩云。陽虎得罪於衛。北見趙簡子。以左氏春秋證之。陽虎囚於齊而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則韓說爲近也。趙校語。說苑復恩篇作陽虎得罪於衛。此云魏文侯之時。亦不與簡主同時。疑皆誤。謂簡主曰。從今已後。吾不復樹德於人矣。簡

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大夫劉作吏。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韓云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今堂上之士恐我以法。按說苑則此下當云朝廷之大夫危我以衆於文乃備。趙本作今堂上之士惡我於君朝廷之大夫恐我以法校語惡我九字舊本脫據御覽六百三十二引補又御覽作中我於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韓云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是以不樹德於人也。趙本作是以不復樹德於人也校語復字舊本無據御覽補。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韓云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行。昔衛獻公出走反國及郊。鄭注檀弓云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衛。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執負羈縶而從。羈縶檀弓作羈靮羈與羈通靮亦縶也。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不班也。柳莊正矣。昔者衛大夫史魚舊本提行起非是今改連上文。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彌大戴禮保傅作迷注彌當聲誤爲迷也。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保傅云置屍於北堂。足矣。衛君問其故。字保傅及新序雜事並云靈公往弔也。子以父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徙殯於正堂。徙本皆誤爲從今從戴劉校正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孔子閑居子貢侍坐請問爲人下之道柰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爲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掘荀子堯問作扣。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二則字說苑臣

術作人。多功不言。言荀作息。家語困誓作意。趙校語說苑臣語荀子堯問篇作多其功而不息。賞世不絕。趙校語說苑臣道篇無此句。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士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傳曰。南假子過程本。假說苑雜言作暇。暇假古通。本作太。趙本作南假子過程本子。校語程本下傳見本子字。下句亦同。案下文稱本子。則此處亦當有說苑雜言篇作南暇子過程本子。趙本作本子。爲之烹鱸魚。鱸劉作鯢。趙校語說苑鱸作鯢。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鱸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慕劉作向。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產薦之產。疑當作誰。劉云。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家語賢君則以進爲達。趙校語文有脫誤。說苑臣道篇。家語賢君篇。皆載而文不同。此似當云。管仲。鮑叔薦也。子產。子皮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亦脫詩辭。

孔子游於景山之上。趙校語又見卷九中。景山作戎山。說苑指武篇。家語致思篇。俱作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趙校語言字本多在小子願下。今從毛本。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搆難。壯士列陣。塵埃漲。趙本作張。校語張一作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啓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

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甯。蝘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鬬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趙本作雨雪麃麃。校語。釋文作聽。晛聿消。聽見日出也。

昔者孔子鼓瑟。孔叢子記義以爲鼓琴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記義。以子貢爲閔子。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孔云。嚮也夫子之音清澈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狸。孔作猫。猫。狸屬。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趙校語。浮。毛本作淫。參以丘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趙本作人。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死其意。死字疑。血脈澄靜。娉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趙校語。疑閑。髮子不笞。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爲人父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凡傳二十有七。

韓詩外傳卷第八

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於荊王。說苑奉使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與此略有異同亦各傳其所受也趙校語說苑奉使篇作諸發荊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荊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愼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俗劉作禮趙校語同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趙校語說苑得中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魭趙校語說苑作黿鱣魚鼈爲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劉云翦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荊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爲人所稱譽者爲身也惡貧賤危辱爲人所謗毀者亦爲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不愼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吳人伐楚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者及說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屠臣之祿既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強之說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受莊子讓王作當吳師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君曰不受則見之說對曰楚國之法商人欲見於君者必有大獻重質獻莊作功質作賞賞疑爲質之譌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

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入於澗中。昭王謂司馬子期（期莊作蓁。期古通。）曰、有人於此。居處甚約。（甚約莊作卑賤。）論議甚高。（論議莊作陳義。）爲我求之。願爲兄弟。請爲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五日五夜見之。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甘貧苦於下。意者過也。今君願爲兄弟。請爲三公。不聽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公莊作旌。郭注。三旌。三公也。司馬本作三珪。謂諸侯之三卿。皆執珪也。）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鍾之祿。我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今見爵祿之利。而忘辭受之禮。非所聞也。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聞之曰。甚矣哉。屠羊子之爲也。約己持窮。而處人之國矣。說曰。何謂窮。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曰在深淵之中。而不援彼之危。見昭王德衰於吳。而懷寶絕迹。以病其國。欲獨全己者也。是厚於己而薄於君。狷乎非救世者也。何如則可謂救世矣。曰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齊崔杼弒莊公、荊蒯芮。（說苑立節。作邢蒯聵。趙校語同。）使晉而反。（劉云其僕曰。崔杼弒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趙本有其僕曰。崔杼弒莊公。子將奚如。荊蒯芮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校語已上二十四字本皆脫。今依說苑文補。）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荊蒯芮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趙本無事字。校語。舊本僕上有事字。衍。今刪。）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

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荆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爲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劉云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也。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劉又云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遜而直上也。切次之。謗諫爲下。懦爲死。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宋萬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謂十年乘邱之役也。莊公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爲大夫于宋。宋萬與閔公博。事在十二年公羊傳。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傳云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趙校語。莊十二年公羊傳。爾虜焉故。爲一句。魯侯之美惡乎至。爲一句。惡音烏。此文出公羊。必本與之同。疑後人妄改之。新序義勇篇作爾魯之囚虜。爾何知。宋萬怒。搏閔公絕脰。新序義勇云。搏閔公頸。齒落於口。絕吭而死。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何注公羊傳云。側手曰摋。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劉云。趨君之難。顧不旋踵。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爲也。可於父不可於君。君子亦弗爲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奪也。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

黃帝卽位。施惠承天。趙校語。說苑辯物篇作施惠承天明命。似有衍字。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說苑辯物云。維思影像。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趙本作夫鳳之象。鴻前而麟後。校語。舊無之字而字。俱從說苑增。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喙劉作嘴。戴德首也。負仁背也。抱忠心也。挾義翼也。趙校語。毛本忠作中。小音金。

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趙本作五采備舉明動八風校語說苑采作光）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翔劉作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集劉作春秋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春秋劉作四時）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趙校語初學記有帶黃紳三字）戴黃冕致齋於宮（趙本作致齋于中宮校語舊中字脫據初學記補）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於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趙本作皇天降祉敢不承命校語舊本敢字上衍一不字御覽七十九引無今據刪）鳳乃止帝東囿（囿本皆譌爲國今從說苑校正趙本作東園校語說苑作囿）集帝梧桐食帝竹實（趙本作食）沒身不去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說苑奉使訢作摯趙本作訴下同校語疑是訢但文選四子講德論注亦引作訢仍之）訢少而立以嗣（趙本作而立之以嗣爲嗣校語舊本作立以嗣今據文選增二字）封擊中山（趙本作封擊於中山校語於字舊脫亦據文選注補）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其傅劉作舍趙本作其人蒼作倉）曰（傅趙蒼唐諫曰校語蒼文選注及御覽七百七十九俱作倉諫字舊脫亦據增古今人表作趙倉堂）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趙校語御覽作末爲之使則臣請使多五字）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鴈（鴈劉作鳧趙校語文選注同御覽作鳧下並同）遂求北犬晨鴈賚（趙本作齎）行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蕃與藩古通）有北犬晨鴈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趙校語說苑奉使篇有嘻字）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則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蒼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賜敝邑使得小國侯君問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劉作子之君下皆同）蒼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於郊（劉云拜送書於庭）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

何矣。蒼唐曰。問諸侯比諸侯。諸侯之朝。則（趙校語。當有在字。）側者皆人臣。（側。當爲侍。趙校語。御覽有也臣二字。）無所比之。（比之下。劉云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然則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此蓋以爲文侯復問也。下無蒼唐對辭。疑脫。）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好。劉作業。下並同。）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二詩。劉並以爲文侯自誦云。）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鴥鴥（趙本作鷸。校語。舊本鷸作鴥。今從文選注及詩改。）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趙校語。文選注。有此自以忘我者也。御覽同。）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趙校語。御覽作中山君若不賢。惡能使其使賢。）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爲嗣。（劉云。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君子曰。夫使非直敝車罷馬而已。亦將喻誠信。通氣志。明好惡。然後可使也。

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二。說苑政理。家語辯政。並作一。）所師者一人。（劉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趙本作足以教孝矣。）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弟上疑脫孝字。）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袪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家語。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劉云。不齊之所爲者小也。趙本作惜乎不齊之所爲者小也。校語。此六字舊本脫。約兩書補。）所治者小也。不齊。（趙校語。說苑。作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衆。明好惡以正法度。率民力稼。此二句疑有譌脫。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懲姦絀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防患。禁奸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強。詩曰。愷悌君子。

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斲者。趙校語。者字疑衍。猶以謂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悒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亦脫詩辭。

傳曰、予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傳曰。趙本別爲一條。校語。此條舊本連上文。今案當別爲一條。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白虎通考黜。能安民者賜車馬。潘勖云。大輅戎輅各一。元牡二駟。再錫衣服。能使人富者賜衣服。潘云。衮冕之服。赤舄。副焉。三錫虎賁。班以爲六錫。云能退惡者賜以虎賁。潘云。虎賁之士三百人。四錫樂器。班以樂爲三錫。云能使民和樂者賜以樂。潘云。軒縣之樂。六佾之舞。五錫納陛。能進善者賜以納陛。古者人君下賢降階一等而禮之。故進賢賜之納陛。以優之也。孟康云。納陛者。鑿殿基爲陛。不使露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內之。六錫朱戶。班以朱戶爲四錫。云民衆多者賜以朱戶。服虔云。朱戶。天子之禮。七錫弓矢。班以弓矢爲八錫。云能征不義者賜以弓矢。潘云。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八錫鈇鉞。班以鈇鉞爲七錫。云能誅有罪者賜以鈇鉞。潘云。鈇鉞各一。九錫秬鬯。孝道備者賜以秬鬯。潘云。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案案。此九錫之序。與白虎通不同。彼文又云。先後施行之次。自不相踰。相爲本末。能安民。然後富。富而後樂。樂而後衆。衆乃多。多乃能進善。進善乃能退惡。退惡乃能斷刑。內能正己。外能正人。內外行備。孝道乃生。故後代緣飾。胥依班氏也。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悖（趙校語悖毛本作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此以上說苑善說亦以爲子貢對齊景公之辭與此略同）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說苑無此二句）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此以上說苑別以爲子貢答趙簡子之辭而文亦小異）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此又采子貢答太宰嚭語意）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趙本作杷）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一穀不升謂之饉、（襄公二十四年穀梁春秋饉作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荒穀梁作康、范注康虛也）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飾穀梁作塗塗亦飾也）道路不除、（道路穀梁作廷道范以爲廷內道路不修除也）百官補而不制、（補穀梁作布范云官職修列不可廢闕不更有造作然則布亦補也）鬼神禱而不祠、（祠穀梁作祀祠與祀同）此大侵之禮也、（趙校語以上與穀梁襄二十四年傳略同彼鎌作嗛荒作康飾作塗又有弛侯二字下云廷道不除又補作布祠作祀）詩曰、我居御卒荒、此之謂也、

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案周禮小司徒鄭注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以載師差之則四都者大都四縣者小都四甸卽家邑矣此所論采地與禮注所云四之一者略同而其義則比諸孟子之圭田然生則入其稅於王死則畀以祀其先奉上者義也卹下者仁也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享之、（尚書盤庚從下有與字此文亦見大傳）

梁山崩。事在春秋成公五年。晉君召大夫伯宗。宗。穀梁傳作尊。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道。服與覆同。其道之其。當作於。國語云。遇大車當道而覆。趙校語。服當作覆。晉語五云。遇大車當道而覆。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趨。穀梁作取。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私。穀梁作由忠。曰。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穀梁云。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國語云。君爲之降服出次。乘縵不舉。策於上帝。國三日哭。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後。穀梁作績。范注。績。或作續。謂無繼嗣也。攘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新序。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錫之宴。錫。序作賜。宴作酒。趙校語。新序雜事一。作景公賜之酒。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倅樽以爲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晏子對曰。趙本作范昭已飲。晏子曰。校語。四字舊脫。據新序增。又舊曰上衍對字。今刪。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爲我奏成周之樂。願舞。趙本作吾爲子舞之。校語此五字舊本止作願舞。今據新序改正。晏子雜上篇同。太師對曰。盲臣不習。盲。序作冥。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趙本作是欲試吾君臣。校語。舊脫臣字。據兩書補。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幷也。幷。序作伐。吾試其君。吾。序作臣。下同。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趙本作司馬司空司徒也。校語。本皆司空在司馬之前。據續漢書百官志一劉昭注改轉。與下文合。司馬主天。白虎通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植。趙本作殖。校語。章懷注。後漢書。邪顗傳。作陵崩川絕。山谷不流。劉昭。崩絕作崩阤。流作通。殖作植。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此與大戴禮盛德篇六官之飭小異。彼以爲不平則飭司馬。貧則飭司空。危則飭司徒也。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辭。明其隱。趙校語。疑德字之誤。劉昭作得。古德得通。此三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工不造無用。雕文不粥于肆。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趙校語。二字疑倒。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渰萋萋。興雲祁祁。趙本作有弇淒淒。興雲祁祁。校語。本皆作有渰萋萋。興雲祁祁。今據詩攷所引改。御覽八百七十二引作有黯淒淒。興雨祁祁。案作興雨是。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趙校語。御覽。以是知作神是以和。又明上有亦字。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官怠於有成。說苑敬慎。以爲曾子語。有作宦。鄧子轉辭云。患生於宦成。趙校語。此條皆曾子之言。見說苑敬慎篇。有成作宦成。病加於小愈。鄧云。病始於少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欲休。荀子大略。家語困誓。並作願息。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荀引詩。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趙校語。荀子大略篇。家語困誓篇。與此引詩不盡同。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父。父。荀作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荀有妻子朋友。而無事兄弟。困誓同。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趙校語。兩書尚有休於朋友一段。曰。賜欲休於耕。趙本作畊。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兮。趙校語本多作耳。今從楊本。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荀云。望其壙皋如也。嶺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列子。以皋爲睪。以嶺爲墳。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趙校語。曰下似著書者之辭。姚賈與冉有亦不同時。但後云哀公喟然而笑。則曰字爲哀公問。此亦當有曰字。爲冉有答。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衞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爲一舉而欲伐秦。代。高誘注。戰國策作趙。桃賈、監門之子也。桃策作姚。高以爲卽孟子書陳賈也。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也。宋按。如高說。則字當爲姚。趙本作姚。爲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爲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軛車。見秦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策云。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

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天問亦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也。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讎之心。立以爲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嘻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曾子有過。說苑建本云。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來下。家語六本。有勿內也。曾子自以爲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十八字。說苑亦然。疑此文脫。趙本作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夫子。夫子曰。校語。以上十七字本皆脫。據說苑建本篇補。汝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趙本作汝非王者之民邪。殺王者之民。其罪何如。校語以上十二字。本皆在非王者之民五字。案說苑云。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云云。家語六本篇亦同。今據其文補。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齊景公使人爲弓。列女傳辯通。以爲晉平公。趙校語。列女傳辯通篇。作晉繁人之女。當平公之時。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三。傳作一。趙校語。列女傳作一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女。蔡傳作繁。趙本作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傳云其幹生於太山之陰。一日三覩陰。三覩陽。騂牛之角。傳之以角也。騂。傳作燕。趙校語。騂。列女傳作燕。荊麋之筋。纏之以糊之以膠也。河。傳作阿。趙校語。河。列女傳作阿。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練材。傳作妙選。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耶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左手若附枝。傳云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疑此譌脫。掌如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爲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傳云。詩曰。敦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趙本作支。下同。）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子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祜。

湯作護。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謙德之於行也。（此謙本一作損。趙本作損。誤。）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十人。尚書大傳作十二。）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還。大傳作委。友作相。質與贄同。十三人當從大傳及荀子堯問作三十。說已見前傳。）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宮朝者千人。（宮。說苑尊賢作官。前傳云教士千人。宮朝者萬人。）諫臣

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干戈以至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曰。猶以周公爲天下賞。則以同族爲衆。而異族爲寡也。故德行寬容。寬容。前傳作廣大。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廣大。前傳作博裕。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哲。前傳作善。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不溢。前傳作智。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能以此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以亡其身者。桀紂是也。而況衆庶乎。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趙校語。文選赭白馬賦注。引作弃其身。又東武吟注。亦同。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齊莊公出獵。有螳蜋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蜋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啓處。

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宋案荀子勸學云。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

死。蓋謂此也。何其所託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託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者疑當爲自。在以字下。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趙本作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故疑當爲詩。

凡傳三十有五。

韓詩外傳卷第九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列女傳母儀云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諠矣。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趙校語。御覽四百三十引作其母悔失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田子爲相。列女傳以爲齊田穰也。查校語。列女傳母儀篇作田穰子。三年歸休。得趙校語。得御覽八百十一引作以。金百鎰奉其母。傳云。受下吏之貨金。母曰。子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子。不可不孝也。趙本作爲人臣不忠。是爲人子不孝也。校語。舊本無爲人臣不忠是六字。又不孝上衍不可二字。今據御覽增刪。列女傳同。子其去之。田子愧慙走出。趙本作田子慙愧走出。校語。慙愧舊倒。依御覽乙。造朝。趙校語。御覽作自歸於王。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王。宣王也。說其義。即舍田子罪。趙校語。舍與赦同。列女傳亦作舍。令復爲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傳云。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飡兮。無功而食祿。不爲也。況於受金乎。

孔子行。家語致思。云。適齊也。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趙校語。御覽四百八十七引作驅之。前有賢者。至則皋魚也。皋魚。說苑敬慎作邱吾子。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皋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趙校語。文選長

笛賦注引作吾少好學周流諸侯御覽四百八十七同以後吾親語云少時好學周徧天下後還喪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閒吾事君劉云事君驕奢諫不遂是語云齊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趙校語文選注作不事庸君下有而晚事無成一句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語云平生厚交今皆離絕趙校語文選注作少擇交遊寡親友而老無所託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趙本作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校語舊本無夫字此下有也字俱依文選注增刪往而者年也五字語同不可得見者得下說苑有不來而下說苑有再字親也趙本作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見者親也校語舊本脫不可追者年也去而八字據御覽補文選注作往而不可反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後漢書桓榮傳注所引亦略同吾請從此辭矣趙校語請從文選注作於是立槁而死立槁說苑云自刎家語云投水孔子曰弟子誡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趙校語此下各本皆不提行案此書末不引詩者亦多有下當別爲一條是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趙本無吾字校語舊本有吾字衍荀子子道篇無今從之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即荀子子道云衣與繆與不女聊家語困誓云人與己與不汝欺楊倞云韓詩外傳作衣予教予復與今本文異義疑故並存之趙校語荀子作衣與繆與不女聊楊倞注引此作衣予教予與今本不同然即字自當作聊爲是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爲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便荀作可又云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孝荀作行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母孔邇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列子湯問云志在登高山趙校語說苑尊賢篇作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巍巍列作峩峩趙校語說苑不少選之閒而五字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呂覽孝行說苑尊賢並作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擗呂覽皆作破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與鼓琴也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則

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疑脫詩辭

秦攻魏破之。始皇二十二年秦滅魏。虜其王假。假讀曰瑕。少子亡而不得。列女傳節義云。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斤。斤傳作鎰。匿者、罪至十族。十族傳作夷。趙校語。列女傳節義篇。作罪至夷。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可以言也。爲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傳云。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吾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趙本作凡養人子者。務生之。校語。務字舊無。依列女傳增。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傳云。廢正義而行逆節。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傳以爲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也。趙校語。列女傳作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饗以太牢。饗傳作祠。云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且爵其兄爲大夫。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所言之言。疑並當作持。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趙本作人而無良。校語。各本而作之。今從詩改。

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鼓琴。新序刺奢作鼓樂。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爲不樂乎。景公曰。駕車以迎晏子。駕車。序作速駕。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趙本有請去禮三字。校語。三字舊本脫。據新序刺奢篇補。下方有所承。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

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爲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爲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遄死。景公色媿。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序云。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傳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主鳥、而亡之。顏鄧聚。說苑正諫作燭鄒。趙本作顏涿聚。校語。顏涿聚舊本作顏鄧聚。譌。據御覽八百三十二引改正。又上有使字。晏子外篇作顏燭鄒。史記及古今人表皆同。聲相近。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鄧聚趙本作涿聚。下同。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景公曰。諾。晏子曰。鄧聚爲吾君趙本作汝爲吾君。校語。汝字舊脫。依晏子增。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說苑止上三罪。無此二十二字。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

魏文侯問於解狐。魏文侯、韓子外儲說作簡主、說苑至公作晉文公、解狐作告犯、案左氏春秋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韓劉時左氏未立學官、未見此事、故各據所聞而彼此異說也。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西河、韓作上黨、趙校語立、御覽四百八十二引作定。誰可用者。解狐對曰、荊伯柳者、賢人。荊伯柳說苑作虞子羔、韓則以荊爲邢、趙校語韓非外儲說左下篇作舉荊伯柳於簡主爲上黨守。殆可。文侯將以荊伯柳爲西河守。趙本作文侯曰、是非子之讎也、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於是將以荊伯柳爲西河守。校語十八字舊本脫、今據御覽補。荊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吾君。左右皆曰、解狐。荊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寬臣之過也。言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沒。說苑云、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視此爲近合事情。可謂勇矣。詩曰、邦之司直。

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美。美、當從呂氏春秋不苟論、新序雜事作策、趙校語呂氏春秋貴當篇、新序雜事五、美皆作策。聞於國中。莊王召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相、序作觀、友作交。觀布衣者、其友皆孝悌篤謹畏令、篤、論作純。如此者、家必日益。而身日安。安、論作榮、趙校語呂氏春秋作榮。此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措事日益。措、呂劉皆作事君。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者也。臣、序作士。觀人主也。觀也二字、從呂氏春秋校補、趙本無觀也二字。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敗、皆交爭正諫。正、論作証、趙校語呂氏春秋作証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名聲日顯。呂云、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也。觀友者也。王曰、善。其所以任賢使能、而霸天下者。其字疑當作莊王。始遇之於是也。始、當爲殆、趙校語始義同殆。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序引詩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孔子出遊少源。趙本作孔子怪之、校語此二字舊本脫、據文選陸士衡連珠注引補、御覽五十五引亦同。作厨。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趙本作婦人對曰、校語舊本無對字、據選注增。鄉者刈蓍薪。趙校語選注兩引皆有而字。亡吾蓍簪。吾

是以哀也。弟子曰。趙校語。兩書俱作孔子。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疑脫詩辭。趙校語。蓋字兩書俱作吾所以悲者五字。六百八十八引。亦同。

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於耳。藏之於心。察之以仁。守之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虛心而聽也。小人之聞道。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荀子勸學云。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指意與此略同。譬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戾矣。詩曰。胡能有定。

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說苑指武云。孔子北遊東上農山。農戎聲近。趙本作孔子與子路子貢顏淵。校語。子路舊誤在子貢下。今據第七卷移正。彼戎山作景山。語亦略相似。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趙校語。本或作朱。非。擊鍾鼓者上聞於天。下槊於地。句上疑有脫漏。劉云。旌旗翩翻。下蟠於地也。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劉云。勇哉士乎。憤憤者乎。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閒。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劉云。辯或士乎。僊僊者乎。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笥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疑或有當爲奚。心當爲云也。趙校語。句下似有脫字。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劉云。美哉德乎。姚姚者乎。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趙校語。疑爲子宰焉。之當爲衣。家語致思云。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劉云。吾願貢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賢士不以恥食。不以辱得。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老子道德經。立戒章文。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詘。詘老作屈。大

辯若訥。大巧若拙。洪德章文上大辯若訥本在此句之下。其用不屈。洪德無此四字。罪莫大於多欲。多老作可。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儉欲章文。

孟子妻獨居。踞。列女傳云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傳以爲婦辭孟母而求去也。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門下傳有問執存三字蓋此文脫趙本有問執存三字校語三字舊本無據列女傳母儀篇補。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趙校語令列女傳作令。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孔子出衛之東門。史記世家云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外家語困誓亦云。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爲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家語所謂河目隆顙也。荀子非相云堯舜參眸子。禹之頸。史云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皋陶之喙。史云其項類皋陶。荀云皋陶之狀色如削瓜。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史又云其肩類子產。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汗面而不惡。荀云仲尼之狀面如蒙倛。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羸乎史作纍纍不得志之貌也。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已趙本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

斂而椁布器而祭。器世家注引此傳作席當從之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士字疑衍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爲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修身不可不慎也。嗜慾侈則行虧。讒毀行則害成。患生於忿怒。禍起於纖微。汙辱難湔。灑敗失不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益。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者、逐禍之馬也。謾誕者、誕說苑敏慎作諛趨禍之路也。劉云窮辱之舍毀於人者。毀劉作取虐下同困窮之舍也。劉云趨禍之路是故君子去徼幸。去本皆作不今從說苑校正趙本作是故君子不徼幸節嗜慾。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劉無一字則名聲尙尊。尙尊亦當從說苑作常存稱爲君子矣。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君子之居也。綏如安裘。晏如覆杅。趙校語本或作杅譌天下有道。則諸侯畏之。天下無道。則庶人易之。非獨今日。自古亦然。昔者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謁田子方。田子方不下車。說苑尊賢云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太子擊過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太子不說。曰。敢問何如。則可以驕人矣。田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有以一國驕人而亡者有矣一句校語本皆脫此句據御覽七百七十三引增由此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劉云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夫志不得。授履而適秦楚耳。劉云納履而去趙本作夫志不得則揆履而適秦楚耳校語揆舊本作授譌今據御覽改安往而不得貧賤乎。趙校語不得下御覽有吾字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田子方遂不下車。

戴晉生、敝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寡人前日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

然而笑。仰而永歎曰。嗟乎。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大澤中雉乎。趙校語。大疑夫。五步一噣。終日乃飽。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奮翼爭鳴。聲響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囷倉中。常噣粱粟。不旦時而飽。然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爲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往。

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列女傳賢明云。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終與仲古通。趙校語。列女傳賢明篇。以爲於陵子終事。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使。傳作妾。願入計之。卽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相上。傳有爲字。下有明日二字。卽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甕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殉。傳作懷。又云。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由余因論五帝三王。趙本作皇。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繆。說苑反質作內史廖。趙本作王廖。下同。校語。舊本作王繆。據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改正。史記秦本紀。說苑反質篇皆作內史廖。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婬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疎。因爲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閒。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二列。說苑作三九。呂氏春秋不苟論作二八。爲由余請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歲婬縱。卒馬多死。劉云馬牛羊牛死。由余歸。數諫不聽。去

之秦。秦繆公迎拜爲上卿。此穆公本皆作公子。爲作之。並從說苑校正。趙本作秦公子迎拜之上卿。校語。說苑作穆公迎而拜爲上卿。遂并國十二。趙校語。漢書韓安傳作十四。辟地千里。疑脫詩辭。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趙校語。御覽八百四十七作曾子食之。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齒焉。齒。與鹵通。趙校語。齒當是鹵莽之意。吾田期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何爲者也。晏子曰。家臣也。田無宇曰。位爲中卿。食田七十萬。何用是人爲畜之。晏子曰。棄老取少、謂之瞽。貴而忘賤、謂之亂。見色而說謂之逆。吾豈以逆亂瞽之道哉。

夫鳳凰之初起也。翾翾。翾翾。小飛也。十步之雀。趙本作翾翾。十步藩籬之雀。校語。翾翾十步。御覽九百二十二引作遙上千里。似誤。下藩籬二字。舊本缺。據御覽補。喔咿而笑之。及其升於高。趙本作及其升少陽。校語。舊本作升於高。今從御覽改。一詘一信。展而雲閒。趙校語。御覽作輾轉雲閒。藩木之雀。趙本作藩籬之雀。校語。籬舊譌木。據御覽改。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緼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卽以爲羞耳。及

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趙校語。初學記十九。引作屠門肚。注。肚。一作吐。御覽三百八十二同。）屠牛吐辭以疾。其友（趙校語。兩書俱有勸之二字。）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趙本作吾肉善。如量而去。苦少耳。校語。如量二字舊本無。又苦字作若。據兩書增改。）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趙校語。以吾初學記作以他。）尙猶賈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擗杏。齒如編貝。

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誾誾。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搤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亦脫詩辭。趙校語。噴噴。疑噴噴之譌。）

凡傳二十有九。

韓詩外傳卷第十

齊桓公逐白鹿新序雜事云桓公田。趙校語晏子春秋諫上篇以爲景公。至麥邱之邦。遇人曰。何謂者也。趙本作爾何爲者也。校語遇人御覽七百三十六引作見封人。又爾字亦據增。爲舊本作謂。據新序雜事四作爲。對曰。臣麥邱之邦人。邦序作邑。趙校語御覽作臣。麥邱封人也。以下邦人俱作封人。桓公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有三矣。桓公曰。美哉。與之飲。曰、叟盍爲寡人壽也。對曰。野人不知爲君王之壽。趙校語君王當作吾君。桓公曰。盍以叟之壽。祝寡人矣。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之賤。趙本作金玉是賤。校語舊本是作之。據初學記引改。人民是寶。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矣。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叟盍優之。優當從新序爲復。趙校語優新序作復。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好學。士疑衍。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吾君。序無此句。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不說曰。此言者。言上序有一字。非夫前二言之祝。此祝當從序爲四。趙校語之祝御覽作之善也。叟其革之矣。邦人濟趙校語濟御覽作濟。然而涕下曰。願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夫前二言之上也。上序作長。臣聞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趙校語乃新序作能。下同。臣得罪於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於臣也。序云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此文脫漏未具。趙本作昔者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君得罪於臣也。校語湯字以下十二字舊本脫。據御覽引補。新序亦有。至今未有爲謝也。趙校語御覽作者。桓公曰。善哉。寡人賴宗廟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叟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愛。趙校語。齊語作民。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四方。趙校語。齊語。禮下有義字。約作可。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士卒勇。趙校語。齊語作使士卒加勇焉。臣弗如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鳧須從。國語云。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此疑別有所據。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及重耳反國。國中多不附重耳者。於是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尚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君沐邪。使者曰。使。當爲謁。否。里。趙本無里字。鳧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語云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新序雜事倒。亦作覆。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離國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鳧須又襲竭君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爲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與驂乘。序云以爲右也。遊於國中。百姓見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寧。故書云。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若里鳧須、罪無赦者也。下疑有脫。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荀子大略楊注云。策者。編竹爲之。後易之以玉。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授之者上卿。於周若冢宰也。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授之者中卿。若宗伯也。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授之者下卿。若司寇

也。曰天子南面授於帝位。趙本作受、校語受本或作授今從毛本。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宋案荀子所載三策之辭與此文異今撮其要者云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事至後慮則事不舉患至後慮禍不可禦。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趙本作訦斯校語訦舊本作忱今從詩攷改。君子溫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得之自是。不得自是。禮表記文溫作恭恭作信於並作役。趙校語同。故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不獲年之優。無以易也。大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太伯長。太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趙本無太伯長三字校語太王上毛本有太伯知三字今案若有此三字下文去之吳即不必復用太伯二字若無此三字文義未嘗不接續似可不補。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卽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疑語趙校語未詳。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養字亦疑。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太伯反吳。吳以爲君。二十八世至夫差而滅。趙本作至夫差二十八世而滅。

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史記世家以爲齊威王也。會田事在威王二十四年魏惠王十六年此云宣王蓋所傳聞異。趙校語史記田齊世家作齊威王。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尙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水上有十二諸侯皆來朝。趙校語水字有字皆衍文。吾臣有盼子者。田盼也。趙本作盼子校語盼或作盼今從史記。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從史作徙歸作從十作七。趙本作七千

餘家校語從史記作徙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道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東海趙校語御覽十三引有之上二字又七十同有勇士曰蕾邱訢蕾吳越春秋作椒趙校語同以勇猛聞於天下趙云爲齊王使於吳過淮津趙校語御覽作以勇游於天下遇神淵趙本作過神淵校語過舊本作遇今從御覽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其僕趙作津夷下云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曰以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沈蕾邱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趙云祖裼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趙云之吳會於友人之喪往見訢於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日人怨不旋踵趙云勇士之鬬也與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至今弗報何也叱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門人趙作誡其妻曰蕾邱訢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趙云餘恨蔚恚嗔必來也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蕾邱訢果夜來拔劍住要離頸住當爲拄趙云手劍而捧要離頸趙本作拄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趙校語以疑當作於暮不閉門趙作歸不關閉死罪二也寢不閉戶趙作臥不守御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來謁趙云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不肖一也趙本作子待我一言子有三不肖昏暮來謁不肖一也校語子有三不肖昏暮七字舊皆脫今案文義當有拔劍不刺趙云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不肖二也刃先辭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蕾邱訢引劍而去趙作投劍而歎曰嘻所不若者天下惟此子爾傳曰公子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不文猶若此乎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傳曰齊使使獻鴻於楚趙校語說苑奉使篇云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鴻渴使者道飲鴻獵笞潰失案說苑奉使云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

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事與此同獲笞蓋籠名趙校語獲笞說苑作空籠此笞當亦謂籠也獲疑是擭字使者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鴻鴻渴道飲獲笞潰失臣欲亡爲夫兩君之使不通夫本皆作失疑因上潰失字譌趙本作失欲拔劍而死人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獲笞在此願以汙事汙當爲將楚王賢其言辯其詞因留而賜之終身以爲上客故使者必矜趙本作務文辭喻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扁鵲過虢侯史記扁鵲傳云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張注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爲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醫也世子暴病而死說苑辯物趙趙王太子暴病而死與此及史記並不同趙本作扁鵲過虢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校語舊本虢字不重今案文義補依史記侯字可省說苑辨物篇虢作趙下云趙王太子暴疾而死案是時虢亡已久矣作趙是也扁鵲造宮趙校語說苑有門字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暴病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趙校語說苑作能活太子此治字亦疑是活中庶子之好方者中字從史記校補趙本無中字出應之曰吾聞上古醫曰弟父弟劉作苗趙校語弟當是茅之譌說苑作苗父弟父之爲醫也以莞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踰跗劉作俞拊趙校語史記作俞跗說苑作俞柎踰跗之爲醫也榴木爲腦趙校語榴史記說苑皆從手作搦此與下芷草對文似當依舊本從木音溜芷草爲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子之力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如子之方豈足以變童子哉趙校語說苑變下有駭字扁鵲曰不然事故有昧投而中蝨頭投劉作抯抯目而別白黑者夫世子病所謂尸蹶者蹶史作蹷同劉作厥以爲不然試入診世子股陰當溫耳焦焦如有啼者聲史云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若此者皆可活也中庶子遂入診世子以病報虢侯趙校語當重二字聞之足跣而起至

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治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地載長爲人。趙校語。說苑作得蒙天履地而長爲人矣。先生弗治。則先犬馬塡溝壑矣。溝字從說苑校補。趙本無溝字。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鵲入。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輸史作會。爲先軒之竈。先軒。劉作軒光。八拭之湯。史云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劉云八成之湯。然則拭當爲減。或成也。湯本皆脫。今從說苑校補。趙校語。說苑作軒光之竈。八成之湯。史記作八減之齊。子同擣藥。同劉作容。擣字本脫。亦從說苑校補。趙校語。說苑作子容擣藥。擣字舊本缺。今據補。子明灸陽。灸陽。劉作吹耳。趙校語。說苑作吹耳。趙子游按摩。子儀反神。趙校語。說苑子游矯摩。在扶形危下。子儀作陽儀。子越扶形。於是世子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藥。而況生乎。趙本作當生者起耳。夫死者猶可藥。而況生乎校語。耳夫二字依說苑補。下云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似當從之。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趙校語。罷說苑作亂。無作不。詩曰。不可救藥。言必亡而已矣。

楚邱先生。新序雜事云行年七十。披蓑帶索。蓑。劉作裘。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亡矣。何以教文。楚邱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劉云逡巡避席。面有愧色。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

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列子力命云。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列云。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國子、高子、列云。史孔梁邱據皆從而泣。疑此誤爲國高也。趙校語。後漢書趙壹傳注。引作周子高。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柴。列作稜。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況君乎。俯泣。趙本作而況君乎。又俯而泣。校語。舊本無兩而字。又字據御覽百六十引補。晏子曰。趙本作晏子笑曰。校語。笑字舊本無。據御覽補。樂哉。今日嬰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

而無死者。則太公（趙校語。御覽有丁公二字。）至今猶存。吾君方今將被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趙校語。御覽惟下有農字。）何暇念死乎。景公慙而舉觴自罰。因罰二臣。（此及下傳並脫詩辭。）

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求三日、而得之於莖山之陽。（莖山。呂氏春秋仲秋紀作岐山。）有鄙夫乃相與食之。（鄙夫。呂作野人。）繆公曰。此駮馬之肉。（駮。呂及說苑復恩並作駿。趙校語。駮呂氏春秋愛士篇作駿。）不得酒者死。繆公乃求酒。徧飲之。然後去。明年。（劉云。居三年。）晉師與繆公戰。（呂以爲韓原之戰也。）晉之左格右者。（左格右三字皆譌。呂云。晉惠公之右路石也。當改從呂。趙校語。呂氏春秋作晉之右路石奮。）圍繆公而擊之。甲已墮者六矣。（六下。呂有札字。）食馬者三百餘人。皆曰吾君仁而愛人。不可不死。還擊晉之左格右。免繆公之死。（呂云。此詩之所謂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賢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高注。此逸詩也。）

傳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與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歿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鬬。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弟。卞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三。本作夫。誤。今從新序義勇校正。趙本作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新序無七字。疑此爲羨。趙校語。新序義勇篇無七字。）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至斮朝涉。刳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爲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

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爲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句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尙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趙校語。本一作以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文王咨嗟。文王。本作太王。趙校語同。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褻衣應步。帶著桃殳。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亡也。夫日日愼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殳。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

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侯字衍。說苑敬愼云。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也。趙校語。疑衍。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其一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甯棄酒乎。桓公曰。善、詩曰。荒湛于酒。

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束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束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卽與之坐。說苑奉使云。荆王與晏子立語。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

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閒束徒以過之王曰何爲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東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何則地土使然爾趙校語地土當依下文作土地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論衡書虛但云出遊而不言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論衡作薪牧者曰子何居之高何字本皆脫今從論衡及高士傳校補趙本無何字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論衡云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負薪豈取金者哉傳云五月披裘而延陵子知其爲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此以下三傳並脫詩辭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爲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厭趙本作深淵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爲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爲宗廟而不血食邪趙校語而字當衍則祝人太宰在爲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爲國家有餘不足

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不可當爲又何。蓋字誤。趙校語代晏子春秋諫上篇作佚下同。不可二字疑倒。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楚莊王將興師伐晉。說苑正諫云。吳王欲伐荊。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劉作少孫子。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蜋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蜋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御覽三百三引作在其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蜋。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趙校語北堂書鈔百三十四引作在榆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趙本作後有掘株也。校語掘株二字舊本作窟今據北堂書鈔引改。說苑正諫篇少孫子諫吳王語亦相似。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言當爲見。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土。而樂其士卒。疑有譌脫。趙校語下有脫文。國不怠。怠當爲殆。趙校語怠與殆同。而楚國以甯。孫叔敖之力也。

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說苑反質所載魏文侯御廩災公子成父趨而入賀與此相類。士大夫聞者。趨車馳馬救火。趙本作皆趨車馳馬救火。校語本或無皆字。毛本林本有。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趙本作獨奉束帛而賀。校語御覽六百二十七引作公子晏下子字無下同舊本無奉字亦據增。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趙本有農夫藏於困庾六字。校語舊本脫此六字。御覽百三引皆有此句。又一引作困倉。商賈藏於篋匱。趙校語御覽九十引作笥。今百姓乏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

口。虛秏文疑有脫。而賦斂無已。趙校語本或無秏字。王收大半王當作君。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鄰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閒。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魏文侯問里克。里新序雜事作李。趙校語呂氏春秋適威篇作魏武侯問李克。里李古通用。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里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數勝上序有數戰字。國之福也。其獨亡何也。里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趙本作恣則極物。疲則怨。怨則極慮。校語物下八字舊本無依呂氏春秋增。下云上下俱極則本有可知。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寀案吳王夫差自殺於秦餘杭山。一名卑猶山。其冢在猶亭。西近太湖。去縣十七里。干遂未聞也。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趙校語謂當作爲。申鳴曰。何舍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爲左司馬。其年說苑立節云。居三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圍之。圍之本作之衛。今從說苑校正。趙本作申鳴因以兵之衛。校語說苑立節篇之衛作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爲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子也。子字亦從說苑校正。趙本無子字。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分楚國。分字亦從說苑校補。趙校語舊本脫分字。說苑作分楚國之半。今據增。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劉云。定君之國。殺臣之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

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惟谷。

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呂氏春秋仲冬紀云。親親上恩。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從紀作自。弱作削。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紀作尊賢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漢書地理志云。後世必有篡弒之臣。紀云。有齊國者。亦必非呂氏也。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高誘云。田成子弒簡公。適二十四世。志云。其後二十九世。爲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爲齊侯。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凡傳二十有五。

韓詩外傳補逸

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尚書孔序正義。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明有土。謹敬絜清也。尚書禹貢正義。孝經正義。二略同。此本於周書作雒解。白虎通社稷篇亦有此文。

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漢書王吉傳注。

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之卵。文選南都賦李善注。七命注略所引皆外傳。江賦注引內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皋臺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卽亡矣。迴顧二女。亦卽亡矣。

楚襄王使持白璧百雙、聘莊子。月賦注。

天見其象。地見其形。聖人則之。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注。

鳳舉曰上翔。集鳴曰歸昌。七命注。

代馬依北風。宣德皇后令注。

楚昭王亡其蹻屨。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注。

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到大司馬記室牋注。

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穆公。爲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死。以上卿之禮葬之。演連珠後注。漢書朱暉傳注所引又不同。云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闌。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

孔子曰。水之精爲玉。老蒲爲葦。願無怪之。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

孔子使子貢適齊。久而未回。孔子占之。遇鼎。謂弟子曰。占之遇鼎。無足而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也何哂。回曰、謂賜必來。孔子曰。如何。對曰。卜而鼎無足。必乘舟而來矣。賜果至。北堂書鈔百三十七。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故自唐虞以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文略矣。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制。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九。

趙簡子太子名伯魯。小子名無恤。簡子自爲二書牘。親自表之。書曰。節用聽聰。敬賢勿慢。使能勿賤。與二子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清臺之上。問二書所在。伯魯忘其表。令誦不能得。無恤出其書於袖。令誦習焉。乃出伯魯而立無恤。同上。

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爲珪。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應時而封曰。應侯。今應城是也。同上。

惟天命本人情。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情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何謂六府。咽喉入量之府。胃者五穀之府。大腸轉輸之府。小腸受成之府。膽積精之府。膀胱液之府也。御覽三百六十三。

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欲以爲相。莊子曰。獨不見太廟之牲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豢。

出則清道而行。止則居帳之內。此豈不貴乎。乃其不免於死。宰執旌居前。或持在後。當此之時。雖欲爲孤犢。從雞鼠遊。豈可得乎。僕聞之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頸。愚者不爲也。御覽四百七十四。

崔杼殺莊公。陳不占、東觀字譌。漁者聞君難。將往死之。浪則失哺。上車失軾。僕曰。敵在數百里外。今食則失哺。上車失軾。雖往其有益乎。陳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遂驅車比至門。聞鼓鐘之音。戰鬬之聲。遂駭而死。君子聞之曰。陳不占可謂志士矣。無勇而能行義。天下鮮矣。御覽四百九十九。

孔子顏淵登魯泰山望吳昌門。淵曰。見一匹練。前有生藍。子曰。白馬蘆芻也。御覽八百十八。

人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脈歸於澤。聲歸於雷。動則歸於風。眠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膏歸於露。髮歸於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御覽八百八十三。

文王使南宮适至義渠。得駭雞犀以獻紂。御覽八百九十。

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羊焉。公以爲祥。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公曰。水之精爲玉。土之精爲羊。願無怪之。此羊肝土也。公使殺之。視肝卽土矣。御覽九百二。

王者舞六代之樂。舉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文選魏都賦注引內傳。

所以爲世子何。言世世不絕。詠史詩注引內傳。

春曰畋。夏曰獀。秋曰獮。冬曰狩。天子抗大綏。諸侯小綏。羣小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於門。夫田獵、因以講道習武備兵也。御覽八百三十一引內傳。

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雪花曰霙。御覽十二。以下皆章句之文。

狐。水神也。九百九。又九百五十短狐門引作短狐。

蓼、清貌也。逍遙也。文選南都賦注。

靡、共也。　縕、黃、異色之衣也。列子說符釋文。

溱與洧、三月桃花水下之時。衆士女執尚沿唐諱秉。蘭拂除。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此兩水上招魂拂除不祥也。御覽十九。五

溱與洧、說人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水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觀也。又八百八十六皆引作外傳。案續漢書禮儀志注及初學記四。但云韓詩。亦云韓詩章句。則非外傳也。姑附見於此。

婦女有五不娶。喪婦之長女不娶。爲其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子不娶。廢人倫也。後漢書應奉傳注。案此文與公羊莊廿七年傳何休注同。大戴禮公冠篇文小異。

魯有男子獨處。夜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閒居。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後漢書崔駰傳注。案今家語好生篇詳此事。

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後漢書郎顗傳注。

二十行役。六十免役。後漢書班超傳注。

無爲虎傅翼。將飛人邑。擇人而食。夫置不肖之人於位。是爲虎傅翼也。後漢書翟酺傳注。

韓詩外傳校注拾遺

叔父校注韓詩外傳書成。命杭正字。版刻既竣。顧未及見浚儀王公詩攷。心終闕然。屬以錄科詣郡。朝夕於先生。始獲從同門友汪子能謙步于所借觀。更加讎對。則詩攷所舉外傳異文者。大半改從毛詩。諸刻略同。而毛氏汲古閣本彌甚。蓋膚學習傳。未省齊魯韓毛之辨。率從今詩更易。自謂無誤。不知其誤。乃適在於是。世徒尚汲古本。若外傳惟阿谷事。自抽觴以授子貢。授字已下。至漢有游女游字。已上補脫三百有六字。視諸本爲完。其他豈足據也。杭家尠藏書。叔父校注。又草次屬刻。未遑追定。有所漏略。輒就見聞所逮及。爲之拾遺。別自爲卷。竊附諸校注之末。是正闕違。以俟世之博雅君子。乾隆五十六年大淵獻歲歲陽在辛仲冬之月日長至周宗杭頓巖謹識。

曾子仕第一

實命不同。按毛詩釋文定。韓作寘。亦不爾從。爾今詩作女。不可休思。詩攷外傳第一事引漢廣思與毛詩息異文。茨以蒿萊。蒿萊。按莊子嘗王篇作生草。蓬戶甕牖。甕牖莊作不完。桷桑而無樞。桑上莊無桷字。而無亦作以爲。此句下又云甕牖二室褐以爲塞。匡坐而弦歌。弦下莊無歌字。原憲楮冠。楮莊作華。音胡化反。以華木皮爲冠也。冠下又有縰履二字。黎杖。莊作杖。黎杖黎。振襟。莊作捉衿。仁義之匿。匿莊亦作慝。曳杖。杖莊作縰。聲淪於天地。淪莊亦作滿。下無於字。故養身者忘家。莊云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聰者自聞。說苑雜言自作耳。明者自見。此自劉作目。聰明字。疑此脫。古者天子左五鐘。按尚書大傳告繇謨下有右五鐘三字。鄭注律呂十二鐘。各一鐘。天子宮縣。黃鐘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注黃鐘在陽氣動西五

鐘在陰陰氣靜君將出故以動告靜靜者皆和也入則撞蕤賓蕤賓下大傳有左五鐘皆應五字注蕤賓在陰東五鐘在陽君入故以靜告動動者亦皆和之也以治容貌容傳容作額貌得傳云額貌得則氣得氣得則肌膚安肌膚安則色齊矣與此傳後先差互今兩存之鵠震馬鳴傳作狗吠雉鳴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升傳作登注少師佐成太師之事即席即傳作就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音傳作至和作知類作動感作生三月微的微的大戴禮作微眇三年腦合腦戴作臨疑八歲而齔齒齔及下齔戴並作毀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詩攷外傳第七事引螺蛛兮與毛詩也異文婚昏同俟我乎城隅乎今詩作於瞻彼日月兩引靜女雄雉之詩而不著又曰字後倣此有仕之善者仕當從新序為莊趙宣子請師於靈公而救之救之國語作伐宋所以為順也順語作訓逆人道也人道語作民則晉為盟主而不救此救語作脩字屬下天罰為句以其誅逆存順此虛辭也既立文公則不得云誅逆是智仁者也刻脫者字亦已焉哉詩攷外傳第五事引北門增多毛詩一亦字下鮑焦傳同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說苑貴德召伯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閒之人皆得其所故後世思而歌詠之蔽茀甘棠詩攷外傳第二事引甘棠茀與毛詩芾異文

楚莊王第二

何謂而泣也謂當作為吾聞衛世子不肖衛當作魯據上下文義可知列女傳漆室女亦云當魯穆公時也道畏而死此檀弓所云死而不弔之畏吁嗟女兮詩攷外傳第八事引中谷有蓷嘆與毛詩于異文惙其泣矣詩攷外傳第九事引旱麓延與毛詩施異文延于條枚詩攷外傳第三十一事引旱麓延與毛詩施異文恂直且侯彼已之子舍命不偷詩攷外傳第十事引羔裘洵作恂其作已渝作偷並與毛詩異文汾沮洳叔聊彼已之子倣此一本或改偷從渝者誤清揚婉兮詩攷外傳第十一事引野有蔓草青陽宛兮與毛異文今並改從毛詩矣逝將去汝汝今詩作女適彼樂土適彼樂土新序雜事引碩鼠此章在下田饒傳下句亦重適彼樂土審知韓與毛異又曰樂兮樂兮尚書大傳湯誓又作更樂兮樂兮作覺兮較兮下又云吾大命假兮注覺謂先知較謂直道假至也去不善兮善何不樂兮大傳作去不善而就善何下無不字桀拍然而抃嗑然而笑大傳然下無而字拍作倒抃作歎嗑作啞悠悠蒼天詩攷外傳第十二事引鴇羽倉與毛詩蒼異文今本并改從蒼顏如渥

赭。詩攷外傳第十二事引終南赭與毛詩丹異文。頗蓋赭字之譌。可以療饑。詩攷外傳第十五事引衡門療與毛詩樂異文。中心怛兮。怛。按王吉傳引作劌。吉故治韓詩也。

舜第三

岐有夷之行。按說苑君道。岐字亦屬下讀。穀生湯之庭。外傳譌也。史記殷本紀封禪書並以爲太戊時事。三日而大拱。三日。本紀及書皆云一暮。七日而穀亡。按史記但云桑穀枯死。不著其日。於義爲得。吾進趙蒼。史記魏世家作屈侯鮒。憎其胥餘。說苑貴德。譌倒作餘胥。靡使有餘。餘下。大傳有烈字。又以此二句爲召公語。無獲舊新。大傳云毋故毋新。惟仁之親。檀車皇皇。詩攷外傳第二十九事引大明皇皇與毛詩煌煌異文。表商容之閭。句下大傳又云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弗時仔肩。詩攷外傳第四十四事引敬之弗與毛詩佛異文。自羊來牛。詩攷外傳第四十五事引絲衣來牛與毛詩徂異文。而汲古本改從徂。太山巖巖。魯邦所瞻。今詩太作泰。瞻作詹。率履不越。詩攷外傳第四十六事引長發。禮與毛詩履異文。今本並改從履。至于湯齊。詩攷外傳第四十七事。齊與毛詩攷外傳第四十八事發與毛詩旆異文。今本亦改從旆。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此兩引鴇羽有狐之詩。

紂作第四

昊天大憮。詩攷外傳第二十事引巧言大與毛詩泰異文。匪其止恭。詩攷外傳第二十一事。恭與毛詩靖共異文。唐本並改從毛。何氏叢書本則刻爲靖恭。下傳同。汲古本亦改從共。靜恭爾位。詩攷外傳第二十二事引小明靜恭。禮儀卒度。詩攷外傳第二十三事引楚茨。禮儀與毛詩禮儀異文。諸本惟下君子節。猶沿宋舊。疆埸有瓜。詩攷外傳第二十四事引信南山。埸與毛詩疆異文。今並爲疆。本又或誤埸爲場。貽厥孫謀。貽。今詩作詒。雨雪瀌瀌。見晛聿消。詩攷外傳第二十六事引角弓。瀌瀌與毛詩瀌瀌。聿與曰並異文。今應改從瀌。聿猶爲聿。又見晛釋文。韓作曰晛。晛云日出也。

子夏問第五

可謂伯矣。句下本或有謂字者。衍。汲古刻脫此四字。使不俠四方。詩攷外傳第二十八事引大明俠與毛詩挾異文。亹亹文王。綱紀四方。詩攷外傳第三十事引棫

樸壘壘文王與毛詩勉勉我王異文詢于芻蕘芻今詩作芻孔子知道之易行行下當有也字誘民孔易詩攷外傳第三十二事引板誘與毛詩牖異文汲古本改從牖其命匪諶詩攷外傳第三十三事引蕩說與毛詩諶異文今本並改從諶以無陪無卿無卿詩攷外傳第三十四事引亦作無側與毛異文杭按側與上文國德爲韻卿與上句明字爲韻韓毛義得兩通崧高維嶽崧木一作嵩往以蟲垢毛詩攷外傳第四十事引桑柔往與毛詩誌征異文而蟲垢亦作中垢惟此聖人惟今詩作維

比干第六

遠猶辰告詩攷外傳第三十五事引抑猷與毛詩猶異文今本並改從猶惟民之則惟今詩作維灑掃庭內灑掃今詩作洒埽古者有命尚書大傳堯典云古之帝王必有居事力者居大傳作舉然後君命得乘飾車駢馬大傳云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鄭注飾漆之駢併也馬下又有衣文駢錦四字不得乘上不得衣三字飾車駢馬皆有罰大傳作乘衣有罰又云庶人木車單馬衣布帛無禮義功德禮說苑脩文作仁是君之所以象典刑君之說苑作居虞象典作興象此蓋譌與爲典又與象文倒也質爾人民詩攷外傳第三十七事引抑告與毛詩質異文今本並改從質惟說苑作告字子孫繩繩詩攷外傳第三十九事承承與毛詩繩繩異文今本並改從紀進退惟谷惟今詩作維愷悌君子愷悌今詩作豈弟王猷允塞詩攷外傳第四十二事引常武猷與毛詩猶異文是用不集傳第十八事引小旻不就與毛詩不集異文王云朱子從韓詩也今本並改從集

田過第七

征夫捷捷詩攷外傳第十六事引皇皇者華莘莘與毛詩駪駪異文此有說苑可證今改烝民疑非宋本之舊有母之尸雍詩攷外傳第十七事引祈父雍與毛詩饔異文舊葦淠淠詩攷外傳第十九事引小弁葦與毛詩萑異文燕之地計衆杭按賈子新書胎教之地作度地此傳誤也大戴作支亦非信燕信燕新書作意讀曰伸舉微子之後舉新書作國惟塵冥冥惟今詩作維衞君問其故胎教亦云靈公往弔問其故徙殯於正堂殯賈作喪正作當子貢問大臣此傳當參說苑臣衛其義乃備

廉稽第八

夙夜匪懈。詩攷外傳第四十一事引烝民懈與毛詩解異文。荆蒯芮。杭按芮說苑作蕊蕊蓋古通。惟仲山甫。惟今詩作維。愷悌君子。注見前傳。鴥彼晨風。詩攷外傳第十四事引晨風鴥與毛詩鴥異文。今本並改從鴥。惟君子使。惟今詩作維。一錫車馬。再錫衣服。莊元年穀梁春秋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范注禮有九錫一曰輿馬二曰衣服同此。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范注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楊釋舊說朱戶謂所居之室朱其戶也納陛謂從中階而升也。三四六錫冒依班第與此微異後三錫并同。緜緜翼翼。緜緜釋文云韓詩作民民。我居御卒荒。詩攷外傳第四十三事引召旻御與毛詩圉異文。杭按爾雅釋天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果不熟爲荒仍饑爲荐與此及穀梁義相須也。謂之采地。尚書大傳盤庚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與此傳略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大傳云以十五里杭竊據上文以三十里以二十里差之當從大傳。雖有罪而絀。絀大傳作黜下云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爾祖其從亨之。大傳從下有與字與尚書文同。司空司馬司徒也。大傳堯典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鄭注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也。責之司馬。大傳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責之司空。大傳溝瀆雍遏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責之司徒。大傳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有渰萋萋興雲祈祈。詩攷外傳第二十五事引大田渰與毛詩渰淒淒與萋萋雲與雨並異文。本皆改渰從渰改淒從萋而祈祈復與祁祁異。以無陪無卿。卿詩攷引亦作齊注見前傳桓公篇第十三傳同。

孟子第九

人之無良。詩攷外傳第六事引鶉之奔奔而與毛詩之異文。今本並改從之。安舉其翼。一本安下有能字。無以下體。詩攷外傳第四事引谷風禮與毛詩體異文。今本並改從體。

齊桓公第十

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國語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

之所不若吾者五。寬惠柔愛。柔愛國語作柔民。管子小匡作愛民。忠信可結於百姓。百姓小匡作諸侯。制禮約法於四方。禮下國語小匡並有義字。約作可。決獄折中。國語無此句而云治國家不失其柄。小匡與國語同。惟以柄爲秉耳。執枹鼓立於軍門。使士卒勇。士卒並作百姓。勇上國語有加字。小匡有知字。又執枹鼓作介胄執枹。臣弗如也。也下小匡云。夫管子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天難忱斯。詩攷外傳第二十七事。引大明。說與毛詩忱異文。今本並改從忱。不易惟王。惟詩作維。殷監不遠。監今詩作鑒。荒湛于酒。詩攷外傳第三十六事。引抑。湛與毛詩湛異文。今本並改從湛。無言不讎。詩攷外傳第三十八事。引抑。讎與毛詩讎異文。今本並改從讎。惟此聖人。注見前傳。

先生云。韓詩外傳。非漢時之舊。並非復唐宋之舊。杭始河漢其言。比按詩攷所載。韓與毛公異文者。凡四十有八事。以諸刻校之。符同僅十許事而已。閒如自羊徂牛之爲來牛。勉勉我王。綱紀四方之爲亹亹文王。則諸刻相承。猶沿宋舊。改韓從毛。實昉諸海虞毛氏汲古閣本。竄易蹤指。居然可見。先生所繇慨息也。又詩攷外傳第三事。爲羔羊之委蛇。韓作褘隋。今傳迺無之。漢書王吉傳、德非曾參。子非華元。注、引外傳曾子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曰、以華元善也。今傳未見此事。朱子論語或問注。引吳氏說云。外傳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更生三子。疾惡子騫。以蘆花衣之。父徐察知。欲逐後母。子騫啓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其言而止。母聞悔改。後至均平。卒成慈母。今傳亦未見此事。杭私竊疑今傳殆非完書。爰舉以復於先生。先生曰。然。拾遺粗訖。幷志函丈閒所答問如此。宗杭又書。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韓詩外傳
附補逸　校注拾遺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著作者　韓嬰
校注者　周廷寀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徐壽齡）

G一四九三上

嚴